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晉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三十一

起元年盡六載十一月凡五年有奇

元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中之下

壬子分平盧別爲節度以安祿山爲節度使是時天下彛教所被

之州三百五十二

改正通鑑原文止云三百二十一溫公考異以爲按地理志開元二十八年天下州府三百二

十八至此纔二年不應遽增三十餘州故從唐歷會要統紀而於開元二十八年及天寶元年之未刪去州府之數止紀縣鄉戶口不知此時元宗在位已久好大之心甚侈臣下逢迎如宇文融輩虛張其數以實戶爲客因分立州名未可知也今改從舊紀

糜之州八百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安西節度撫甯西域統龜

茲焉耆于闐疎勒四鎮治龜茲城兵二萬四千

焉耆治所在安西府東八百里于闐

在南二千里疎勒在西二千餘里

北庭節度防制突騎施堅昆統瀚海天山伊吾

三軍屯伊西二州之境治北庭都護府兵二萬人

突騎施牙帳在北庭府西北三

千餘里堅昆在北七千里瀚海軍在北庭府城內兵萬二千人天山軍在西州城內兵五千人伊吾軍在伊州西北三百里甘露川

兵三千人河西節度斷隔吐蕃突厥統赤水大斗建康甯寇玉門墨離

豆盧新泉八軍張掖交城白亭三守捉屯涼肅瓜沙會五州之境

治涼州兵七萬三千人

赤水軍在涼州城內兵三萬三千人大斗軍在涼州西二百餘里甘肅二州界兵七

千五百人建康軍在涼州西二百里兵五千三百人甯寇軍在涼州東北千餘里兵八千五百人玉門軍在肅州西二百餘里管兵

五千二百人墨離軍本月氏國在瓜州西北千里管兵五千人豆盧軍在沙州城內管兵四千三百人新泉軍在會州西北二百里

管兵千人張掖守捉在涼州南二百里管兵五百人交城守捉在涼州西二百里管兵千人白亭守捉在涼州西北五百里管兵千

七百人唐制太白軍小曰守捉坊洶紫米圍經自甘州西至肅州五百里自肅州西至瓜州四百五十里自瓜州西至沙州二百八十里自沙州西至伊州四百里會州東至靈州八百里西至朔方涼州六百里南至宋城戎軍一百四十里北至靈州六百里朔方節度捍禦突厥統經略豐安定遠西受降城東受降城安北都護

振武七軍府

設正通鑑原文云統經略豐安定遠三軍三受降城安北單于二都護府是統統入軍府矣今按舊志本

是七軍府安北都護印中受降城也單于都護節振武軍也考註自見故改從舊志屯靈夏豐三州之境治

靈州兵六萬四千七百人

經略軍在靈州城內兵二萬七百人豐安軍在靈州西黃河外百八十里兵八

千人定遠軍在靈州東北二百里黃河外兵七千人西受降城在靈州北黃河外八十里兵七千人安北都護府治中受降城黃河北岸兵六千人東受降城在靈州東北二百里兵七千人振武軍在單于都護府城內兵九千人河東節度與朔

方犄角以禦突厥統天兵大同橫野岢嵐四軍雲中守捉屯太原

府忻代嵐三州之境治太原府兵六萬六千人

天兵軍在太原城內兵三萬人大同

軍在代州北三百里兵九千五百人橫野軍在蔚州東北一百四十里兵三千人岢嵐軍在嵐州北百里兵一千人雲中守捉在單

于府西北二百七十里兵七千七百人忻州在太原府北百八十里兵七千八百人代州至太原五百里兵四千人嵐州在太原府西北二百五十里兵二千人既正通鑑原文云河東節度統兵五萬五千今按舊志細數共該六萬六千故從而改正 范陽

節度臨制奚契丹統經略威武清夷靜塞恆陽北平高陽唐興橫

海九軍屯幽薊媯檀易恆定漠滄九州之境治幽州兵九萬三千

五百人 經略軍在幽州城內兵三萬人威武軍在薊州城內兵萬

人清夷軍在薊州城內兵萬人靜塞軍在薊州城內兵萬

六千人恆陽軍在恆州城東兵六千五百人北平軍在定州城內

兵六千人高陽軍在易州城內兵六千人唐興軍在漠州城內兵

六千人橫海軍在滄州城內兵六千人景雲元年以瀛州鄭縣皆

鄭州開元十三年以募字類鄭字改爲漠州尋又改其州改正通

鑑原文云范陽節度統兵九萬一千四百今按 平盧節度鎮撫室

韋靺鞨統平盧盧龍二軍榆關守捉安東都護府屯營平二州之

境治營州兵三萬七千五百人 平盧軍在營州城內兵萬六千人

盧龍軍在平州城內兵萬人榆關 守捉在營州城西四百八十里兵三千人安東都 隴右節度備禦 護府在營州東二百里兵八千五百人榆關作隴

吐蕃統臨洮河源白水安人振威威戎漠門甯塞積石鎮西十軍  
綏和合川平夷三守捉屯鄯廓洮河之境治鄯州兵二萬四千人  
臨洮軍在鄯州城內兵萬五千人河源軍在鄯州西百二十里兵  
四千人白水軍在鄯州西北二百三十里兵四千人安人軍在鄯  
州界星宿川西兵萬人振威軍在鄯州西三百里兵千人威戎軍  
在鄯州西北三百五十里兵千人漠門軍在洮州城內兵五千五  
百人甯塞軍在廓州城內兵五百人積石軍在廓州城西百八十  
里兵七千人鎮西軍在河州城內兵萬一千人綏和守捉在鄯州  
西南二百五十里兵千人合川守捉在鄯州南百八十里兵千人  
平夷守捉在河州西南四十里兵三千人發正按舊志隴右節度  
所統兵止六萬四千人而通鑑原文劔南節度西抗吐蕃南撫蠻  
云七萬五千人與志不合今從改正

獠統團結營及松維蓬恭雅黎姚悉八州兵馬天寶平戎昆明甯

遠澄川南江六軍屯益翼茂當檮柘松維恭雅黎姚悉十三州之

境治益州兵三萬六千五百人

團結營在成都府城內兵萬四千人天寶軍在恭州東南九十里兵

千人平戎軍在恭州南八十里兵千人昆明軍在檮州南兵五千一百人甯遠軍在檮州西兵三百人澄川軍在姚州東六百里營

兵二千人南江軍兵三百人翼州兵五百人茂州兵三百人維州兵五百人柘州兵五百人松州兵二千八百人當州兵五百人雅州兵四百人黎州兵千人姚州兵三百人悉州兵五百人杜佑曰當州江源郡在翼州西二百七十里西北到故通軌縣二百里以西卽是生羌悉州在當州南八十里黎州漢沈黎郡也東去一里高山萬重更無郡縣西南去郡一里高山萬重東北去郡五里西北去郡二里皆高山萬重茂州劉昫曰隋汶山郡武德元年改曰會州貞觀八年改曰茂州以郡界及涇山爲名松州東至茂州三百里西南至當州三百里西北至吐蕃界九十里南至翼州一百八十里葦州開元二十四年分滯州廣平縣造東至柘州一百里悉州西北至當州八十里改正通鑑原文云劍南節度統兵三萬九百人今按舊志細數共該三萬六千五百人故從而改正

南五府經略綏靜夷獠統經略清海二軍桂容邕交四管治廣州

兵萬五千四百人

經略軍在廣州城內兵五千四百人清海軍在思州城內兵二千人桂府兵千人容府兵千一

百人邕府兵千七百人交府兵四千二百人已上兵輕稅本鎮以自給

此外又有長樂經略福州領

之兵千五百人東萊守捉萊州領之東牟守捉登州領之兵各千

人凡鎮兵四十九萬八千人

考異曰此兵數唐歷所載也蓋紀是歲天下健兒罷拊曠原等處在日此

萬四千七百三十三此蓋指言邊  
兵彼并京畿諸州驍騎數之耳

馬八萬餘匹

安西府馬二千七百匹北庭瀚海軍

馬四千二百匹天山軍馬五百匹伊吾軍馬三百匹河西赤水軍馬一萬三千匹大斗軍馬一千四百匹建康軍馬五百匹甯寇玉

門軍共管馬六百匹墨離軍馬四百匹豆盧軍馬四百匹朔方程

略軍馬三千匹豐安軍馬一千三百匹定遠軍馬一千匹西爰降

城馬一千七百匹中受降城馬二千匹東受降城馬一千七百匹

振武軍馬一千六百匹河東天兵軍馬五千五百匹雲中守捉馬

二千匹大同軍馬五千五百匹橫野軍馬一千八百匹范陽陸略

軍馬五千四百匹威武軍馬三百匹清夷軍馬三百匹靜塞軍馬

五百匹平盧軍馬四千二百匹盧龍軍馬五百匹渝關守捉馬百

匹安東府馬七百匹龍右軍馬八千匹河源軍馬六百五十

匹白水軍馬五百匹安人軍馬三百五十四匹威戎軍馬五十四匹

明軍馬二百匹隋塞軍馬五千匹積石軍馬三百匹封南團結營

馬一千八百匹昆

明軍馬二百匹

開元之前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

寶之後邊將奏益兵浸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

安西衣賜六十二萬匹段北庭衣賜四十八萬匹段河西衣賜百

八十萬匹段朔方衣賜二百萬匹段河東衣賜百二十六萬匹段

糧五十萬石范陽衣賜八十萬匹段糧五十萬石平盧失衣糧數

隴右衣賜二百五十萬匹段劍南衣賜八十萬匹段糧七十萬石



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

甲寅陳王府參軍田同秀

皇子陳王珪府參軍也

上言見元元皇帝於丹鳳門之空中告以我藏靈符在尹喜故宅

上遣使於故函谷關尹喜臺窮求得之

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老子西遊喜先見

其氣候物色而述之果得老子

老子亦知其旨爲著道德經

乃置元元廟於大甯坊

先是運艦入河經砥柱山三門之險歲多失陷運者苦之陝州刺史李齊

物重鑿新門以爲運渠關山巔以爲輓路辛未渠成自是運者得

負索引艦升於安流人皆便之

新書曰齊物鑿砥柱爲門以通漕聞其山巔爲輓路燒石沃鹽而鑿

之然棄石入河水益滿怒舟不能入新門候水漲以人挽舟而上天子疑之遣宦者按視齊物厚賂宦者還言其便

齊物神

通之會孫也 壬辰羣臣上表以函谷靈符潛應年號先天不違

請於尊號加天寶字從之

二月辛卯上享元元皇帝於新廟

歷時詔元元皇帝昇入上聖莊子號爲南華真人文子號爲通元真人列子號爲沖虛真人庚桑子號爲洞虛真人其四子所著書改

爲真 甲午享太廟丙申合祀天地於南郊赦天下改侍中爲左相

中書令爲右相尙書左右丞相復爲僕射東都北都皆爲京州爲

郡刺史爲太守改桃林縣曰靈寶

隋開皇十六年置桃林縣

唐屬陝州今以得元 田同秀除朝散大夫時人皆疑寶符同秀所

爲聞一歲清河人崔以清復言見元元皇帝於天津橋北云藏符

在武城紫微山

武城卽漢之東武城縣與清河縣皆屬清河郡

敕使往求亦得之東都

守王偃知其詐按問果首服奏之上亦不深罪流之而已 三月

以長安令韋堅爲陝郡太守領江淮租庸轉運使

先天中李傑爲陝州刺史領水

陸發運使置使自傑始也裴羅 初宇文融既敗言利者稍息

事見二百

十三卷開 及楊慎矜得幸

事始二百十三卷二十一年

於是韋堅王珣之徒競

以利進百司有利權者稍稍別置使以領之舊官充位而已堅太

子之妃兄也爲吏以幹敏稱上使之督江淮租運歲增巨萬上以

爲能故擢任之王鎡方翼之曾孫也

自高宗至武后朝王方翼著功名於西域

亦以善

治租賦爲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 李林甫爲相凡才望功業出

已右爲上所厚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上嘗陳樂於勤政

樓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坐鞭按轡橫過樓下絢風

標清粹上目送之深歎其蘊藉林甫常厚以金帛賂上左右上舉

動必知之乃召絢子弟謂曰尊君素望清崇今交廣籍才聖上欲

以尊君爲之可乎若憚遠行則當左遷不然則以賓詹分務東洛

請以女子賓客詹事分司東都也

亦優賢之命也何如絢懼以賓詹爲請林甫恐

乖欲望乃除華州刺史到官未幾誣其有疾州事不理除詹事員

外同正上又嘗問林甫以殿挺之今安在是人亦可用挺之時爲

絳州刺史林甫退召挺之弟挺之與道傳諳諳款曲且許美官因謂之曰上待尊兄意甚厚盍爲見上之策奏稱有少風疾求還京師就醫挺之從之林甫以其奏白上云挺之喪老得風疾宜且授以散秩使便醫藥上歎吒久之夏四月壬寅以爲詹事又以汴州刺史河南採訪使齊澣爲少詹事皆員外同正於東京發疾澣亦朝廷宿望故并忌之澣音挺挺之少好學姿質軒秀有吏幹所歷皆嚴整吏不敢犯旣爲林甫所賣歸東都鬱鬱成疾乃自爲墓志遣令薄葬挺之重交遊然諾生死不易凡交遊先沒者厚撫其妻子嫁孤女數十人時人重之澣少開敏年十四見特進李嶠稱其有王佐才中宗之在廬陵澣上言請抑諸武迎太子歸東宮不報及太子還太后召澣宴同明殿諭之曰朕母子如初卿與有力焉

景雲中為監察御史凡所劾奏必先風教號為稱職開元中為中

書舍人論駁及詔誥皆援準古誼朝廷大政必咨之號為解事舍

人至是與挺之皆留司東都二人既廢居家巷每園林行樂則杖

屨相過談讌終日林甫聞而患之欲離其勢復用泚為平陽太守

卒於郡 上發兵納十姓可汗阿史那昕於突騎施至俱蘭城俱蘭

國所都城也俱蘭或曰俱羅弩或曰屈浪弩與吐火羅接為莫賀達干所殺突騎施大酋官都

摩度來降譯音 六月乙未冊都摩度為三姓葉護 武功山水暴

漲壞人廬舍溺死數百人 秋七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辛未左

相牛仙客薨八月丁丑以刑部尚書李適之為左相 突厥拔悉

密回紇葛邏祿三部共攻骨咄葉護殺之推拔悉密酋長為頡跌

伊施可汗回紇葛邏祿自為左右葉護突厥餘眾其立判闕特勒

之子爲烏蘇米施可汗以其子葛臘哆爲西殺

突厥以其親屬分

殺亦曰東西殺西殺右殺也。多音作

又音世又音說又音又又音多上聲上遣使諭烏蘇令內附烏

蘇不從朔方節度使王忠嗣盛兵積口以威之

考異曰新舊書忠嗣傳皆曰是歲忠

嗣北伐與奚怒皆戰于桑乾河三敗之大奪其眾又曰明年再破怒皆突厥之眾自是塞外晏然按朔方不與奚相接不知所云奚怒皆何也烏蘇懼請降而遷延不至忠嗣知其詐乃遣使說拔悉

今謂之烏蘇懼請降而遷延不至忠嗣知其詐乃遣使說拔悉密回紇葛邏祿使攻之烏蘇遁去忠嗣因出兵擊之取其右廂以

歸

突厥左右後所

丁亥突厥西葉護阿布思及西殺葛臘哆默啜

之孫勃德支伊然小妻毗伽登利之女帥部眾千餘帳相次來降

考異曰實錄舊紀皆云突厥所布思之孫登利可汗之女與其黨屬來降唐歷云烏蘇米施可汗遁逃其西葉護阿布思及毗伽可汗可敦男而殺葛臘哆率其部千餘帳來降舊王忠嗣傳云三郎各攻米施可汗走之忠嗣因出兵伐之取其右廂而歸其西葉護及毗伽可敦男葛臘哆率其部千餘帳入朝突厥傳云西殺婁子及默啜之孫勃德支特勒毗伽可汗女大洛公主伊然可汗小

妻余塞匈登利可汗女余燭公主及阿布思顏突厥遂微九月辛

亥上御花萼樓宴突厥降者考異曰本紀作羊卯按長賞賜其厚

護密先附吐蕃戊午其王頡吉里簡遣使請降 冬十月丁酉

上幸驪山溫泉十一月己巳還宮 十二月隴右節度使皇甫惟

明奏破吐蕃大嶺等軍戊戌又奏破青海道莽布支營三萬餘眾

斬獲五千餘級庚子河西節度使王僊奏破吐蕃漁海及遊弈等

軍 是歲天下郡府三百六十二縣一千五百二十八鄉一萬六

千八百二十九戶八百五十二萬五千七百六十三口四千八百

九十萬九千八百 回紇葉護骨力裴羅遣使入貢考異曰舊傳云天寶初其

會長葉護頡利吐發遣使入朝封奉義王唐歷天寶三載突厥拔

志前可汗又為回紇約還祿等部落義殺之立回紇為主是為骨

毗祿毗伽闕可汗遣使立為奉義王又加懷仁可汗封突厥傳云

回紇葛邏祿殺拔悉密可汗奉回紇骨力裴羅定其國是為國咄

陳毗脚關可汗按奉義王懷仁可汗是一人而新突厥阿紇傳其名不同然新傳自吐迷度以來世系皆可譜今從之 賜爵

奉義王

明未冊爲可汗也

是冬無冰

潯州刺史李邕才藝出眾又尙

義愛士是以名震天下執事忌勝屢遭剝落自開元十四年貶遵化尉在嶺南數年嘗從中人楊思勸討賊有功起爲括州刺史邕在州喜興利除害復坐誣枉且將得罪天子識其名詔勿劾後歷淄州轉滑州至是上計京師邕去國旣久朝士罕識其面人閒傳聞其眉目瓌異傾都至阡陌聚觀以爲古人復生望風投謁門巷填隘上遣中使臨問索所爲文將大用之遂爲執政者陰中出爲北海太守天下聞其風而仰之稱曰李北海

癸天二寶年春正月安祿山入朝上寵待甚厚謁見無時祿山奏言去年營州蟲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願



使蠱食臣心若不負神祇願使蠱散卽有羣鳥從北來食蠱立盡

請宣付史官從之 丙辰追尊元元皇帝爲大聖祖元元皇帝改

崇元學爲崇元館博士爲學士更置大學士以宰相爲之領兩京

元元宮及道院 李林甫領吏部尙書日在政府選事悉委侍郎

宋遙苗晉卿御史中丞張倚新得幸於上遙晉卿欲附之時選人

集者以萬計入等者六十四人倚子奭爲之首議沸騰前荀令

蘇孝韞以告安祿山荀縣帶幽州涿郡時改涿郡爲范陽郡祿山入言於上上悉召

入等人而試之奭手持試紙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癸亥

遙貶武當太守晉卿貶安康太守倚貶淮陽太守武當郡均州安陸郡金州本西

城郡元年更郡名淮陽郡陳州舊志金州京師南七百三十七里陳州一千五百二十里 同考判官禮部郎中

裴胤等胤音非又音配皆貶嶺南官晉卿壺關人也壺關縣自漢以來屬上黨郡而唐上黨縣

乃漢壺關縣隋分置上黨縣帶郡唐武德四年分隋之  
上黨縣置壺關縣治高望堡貞觀十七年移治進流川 三月壬

子追尊元元皇帝父周上御史大夫敏爲先天太皇母益壽氏爲

先天太后又尊泉繇爲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爲興聖皇帝

唐虞之世泉陶

爲唐氏得姓之始故追尊爲德明皇帝涼武昭王屬改

西京元元廟爲太清宮南京爲太微宮諸郡爲紫極宮 江淮南

租庸等使韋堅引滢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爲潭

苑禁苑也潭在長安城東九里

衆江淮運船役夫匠通漕渠發人邛壘自江淮至京城民間蕭然

愁怨二年而成丙寅上幸望春樓觀新潭堅以新船數百艘扁榜

郡名各陳郡中珍貨於船背駕船人皆大等子寬袖衫芒屨如吳

楚之製陝尉崔成甫著錦半臂缺胯綠衫以褐之紅羅襖首

首首今人

謂之 居前船唱得寶歌

先是民間唱俚歌曰得休紇那那其後得寶符於桃林城南乃更得休歌爲得寶去

農野歌曰得寶宏農野宏農得寶那潭喪舟船鬧揚州銅器多三耶當農坐聽唱得寶歌其俚又甚焉使美婦百人

盛飾而和之船皆首尾相銜數十里不絕關中人不識連檣挾櫂

觀者山積船次樓下堅疏進諸郡輕貨仍上百牙盤食程大昌演繁露曰唐

少府監御饗器用九釘食以牙盤九枚裝食味於上置上前亦謂之看食胡部鼓吹效坊音樂迭進而

奏上天悅爲之置宴竟日而罷夏四月加堅左散騎常侍其僚屬

吏卒褒賞有差名其潭曰廣運時京兆尹韓朝宗亦引渭水置潭

於西街以貯材木 丁亥皇甫惟明引軍出西平西平鄠即鄠州擊吐蕃

行千餘里攻洪濟城破之杜佑曰廓州達化縣有洪濟鎮周武帝

廢中劉元鼎爲盟會使言河之上流由洪濟西行二千里水益決

冬春可涉夏秋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四下曰歷山直大

羊同國古所謂昆侖者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

其間流澄緩下稍合眾流色赤行益遠他水并注則濁河源東北

直莫賀延噴尼隱測其地蓋在鄠南之西此 上以右贊善大夫

劉元鼎因洪濟城而上彼河源附見于此

楊慎矜知御史中丞事時李林甫專權公卿之進有不出其門者必以罪去之慎矜由是固辭不敢受五月辛丑以慎矜爲諫議大

夫 天月甲戌夜雷震東京應天門觀延燒左右延福門經日不

滅 冬十月戊寅上幸驪山溫泉十一月乙卯還宮考異曰舊紀十月戊寅幸

溫泉宮十一月乙卯還宮與實錄同十二月戊申又幸溫泉宮丙辰還宮實錄無按十二月丙寅開無戊申丙辰唐曆十一月戊申

幸溫泉宮丙辰還宮又與實錄本紀不同今皆不取

甲天寶三載春正月丙申朔改年曰載 辛丑上幸驪山溫泉二

月庚午還宮 新羅王承慶卒其弟憲英襲位 辛卯太子更名

亨 海賊吳令光等抄掠台明明州模句章鄞縣之地屬會稽郡開元二十六年采訪使齊齊妻以

越州之鄞縣置明州以命河南尹裴敦復將兵討之 閏月辛亥

有星如月墜于東南墜後有聲京師訛言官遣振振捕人肝以祭

天狗人相恐，畿縣尤甚。三月己巳，以平盧節度使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以范陽節度使裴寬為戶部尚書、禮部尚書、席建侯。為河北黜陟使，稱祿山公直。李林甫、裴寬皆順旨，稱其美。三人皆上所信任，由是祿山之寵益固不搖矣。夏四月，裴敦復破吳令光擒之。五月，河西節度使夫蒙靈督討突騎施，莫賀達干斬之。夫蒙更請立黑姓伊里底密施骨咄祿毗伽。六月甲辰，冊拜骨咄祿毗伽為十姓可汗。秋八月，拔悉密攻斬突厥烏蘇可汗，傳首京師。國人立其弟鶻隴匄白眉特勒，是為白眉可汗。於是特厥大亂，敕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出兵，乘之至薩河內山，破其左廂。阿波達干等十一部右廂未下，會回紇葛邏祿共攻拔悉密，頡跌伊施可汗殺之。回紇骨力裴羅自立為骨咄祿毗伽，闕可汗遣使言狀上。

冊拜裴羅爲懷仁可汗於是懷仁南據突厥故地立牙帳於烏德

健山

同乾身帳東有平野西據烏德健山南依噶昆水

舊統藥邏葛等九姓其後又併拔

悉密葛邏祿凡十一部各置都督每戰則以二客部爲先鋒李

林甫以楊慎矜屈附於己九月甲戌復以慎矜爲御史中丞充諸

道鑄錢使 冬十月癸巳上幸驪山溫泉十一月丁卯還宮 術

士蘇嘉慶上言遲甲術有九宮貴神

九宮貴神蓋易乾繫度所謂太乙也注已見五十二卷漢

順帝陽嘉三年時置九宮貴神壇其壇三成成三尺四階其上依位置九壇壇尺五寸東南曰招搖正東曰軒轅東北曰太陰正南曰天一中央曰天符正北曰太一西南曰攝提正西曰咸池西北曰青龍五爲中氣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上六八爲下符于遲甲仍焉於策曰九宮貴神實司水旱功佐上帝德庇下人又黃帝九宮置一宮其神太一其星天蓬其卦坎其行水其方白二宮其神騰其星天芮其卦坤其行土其方黑三宮其神軒轅其星天高其卦震其行木其方碧四宮其神招搖其星天輔其卦巽其行木其方綠五宮其神天符其星天禽其卦離其行土其方黃六宮其神青龍其星天心其卦乾其行金其方白七宮其神咸池其星

天柱其卦兌其行金其方赤八宮其神太陰其星天任其卦艮其行土其方白九宮其神天一其星天英其卦離其行火其方紫

典司水旱請立壇於東郊祀以四孟月從之禮在昊天上帝下太

清宮太廟上所用牲玉皆侔天地 十二月癸巳置會昌縣於溫

泉宮下 時分新豐萬年置會昌縣雍條溫湯在臨潼縣南一百五十步在驪山西北十道志曰泉有三所其一處即皇堂石

井後周宇文護所造隋文帝又修岸宇體松柏千餘株唐貞觀十八年詔闢立德營建宮殿御湯名湯泉宮咸亨三年名溫泉宮元和志則曰開元十一年置溫泉宮天寶大赦改為華清宮於驪山上谷治湯井為池臺殿環列山谷自開元來每歲十月臨幸歲盡乃歸以新豐縣去泉稍遠節於湯所置會昌縣又置百司及公卿

邸第焉臨潼縣唐之新豐驪山皆其地也按通鑑開元十一年會

作溫泉宮與元和志合

戶部尚書裴寬素為上所重李林甫恐其入相忌

之刑部尚書裴敦復輩海賊遺受請託廣序軍功寬微奏其事林

甫以告敦復敦復言寬亦當以親故屬敦復林甫曰君速奏之勿

後於人敦復乃以五百金賂女官楊太真之姊使言於上甲午寬

坐貶睢陽太守

睢陽郡宋州木梁郡  
天寶元年更郡名

初武惠妃薨上悼念不已後

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上見而悅之

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爲女官號太真更爲壽王娶左衛郎將韋昭

訓女潛內太真宮中太真肌態豐豔善歌無曉音律性又善穎猜

盼承迎動移上意不其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凡儀體皆

如皇后 癸卯以宗女爲和義公主嫁甯遠奉化王阿悉爛達干

帝以披汗那助吞吐火仙召其  
王爲奉化王改其國曰甯遠

癸丑上祀九宮貴神赦天下

詔天下家藏孝經一本 初令百姓十八爲中二十三成可 初

自上東都還李林甫知上厭巡行乃與牛仙客謀增近道粟賦及

和糴以實關中數年蓄積稍豐上從容謂高力士曰朕不出長安

近十年

開元二十四年上自東  
都還自是不復東幸

天下無事朕欲高居無爲悉以政



事委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  
彼威勢旣成誰敢復議之者上不悅力士頓首自陳臣狂疾發妄  
言罪當死上乃爲力士置酒左右皆呼萬歲力士自是不敢深言  
天下事矣 是歲秘書監賀知章請爲道士詔許之臨行上賜詩  
皇太子百官餞送還鄉里知章性放曠善談笑當時賢達皆傾慕  
之姑子陸象先嘗謂人曰賀季真言論倜儻真可謂風流之士吾  
與子弟離闊都不思之一日不見季真則鄙吝生矣晚年尤加縱  
誕無復規檢自號四明狂客遨遊里巷醉後屬辭動成卷軸文不  
加點咸有可觀又善草隸書好事者具筆硯從之意有所愜縱意  
揮灑世傳以爲寶至是因病恍惚若遊帝居數日而寤故請爲道  
士旣歸以宅爲千秋觀而居之又求周宮湖數頃爲放生池詔賜

鏡湖剡溪一曲

酉天寶四載春正月庚午上謂宰相曰朕比以甲子日於宮中爲壇爲百姓祈福朕自草黃素置案上俄飛升天聞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朕於嵩山鍊藥成亦置壇上及夜左右欲收之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收此自守護達曙乃收之太子諸王宰相皆上表賀回紇懷仁可汗擊突厥白眉可汗殺之傳首京師突厥毗伽可敦帥眾來降於是北邊晏然烽燧無警矣回紇斥地愈廣東際室韋西抵金山南跨大漠盡有突厥故地懷仁卒子磨延啜立號葛勒可汗二月己酉以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兼河東節度使忠嗣少以勇敢自負及鎮方面專以持重安邊爲務常曰太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而已不可疲中國之力以邀功名有漆弓百五

十斤常貯之囊中以示不用

囊音高

軍中日夜思戰忠嗣多遣謀人

伺其閒隙見可勝然後興師故出必有功每軍出各召本將付以兵器令給士卒雖一弓一箭必誌姓名其上軍還納之若遺失卽按名定罪故部下人人自勵甲仗充牣既兼兩道節制自朔方至雲中邊陲數千里要害之地悉列置城堡斥地各數百里邊人以爲自張仁愿之後將帥皆不及 三月壬申上以外孫獨孤氏爲靜樂公主嫁契丹王李懷節甥楊氏爲宜芳公主嫁奚王李延寵

宜芳縣屬嵐州

乙巳以刑部尙書裴敦復充嶺南五府經略等使五月

壬申敦復坐逗畱不之官貶淄川太守

淄川郡淄州舊志淄州京師東北二千一百三十三

里以光祿少卿彭杲代之上嘉敦復平海賊之功故李林甫陷之

李適之與李林甫爭權有隙適之領兵部尙書駙馬張垆爲侍

耶林甫亦惡之使人發兵部鈔曹姦利事收吏六十餘人付京兆與御史對鞠之數日竟不得其情京兆尹蕭吳使法曹吉溫鞠之法曹司法參軍事掌鞠

續麗法知贖賄沒入

溫入院置兵部吏於外先於後廳取二重

囚訊之或杖或壓號呼之聲所不忍聞皆曰苟存餘生乞紙盡答兵部吏素聞溫之酷慘引入皆自誣服無敢違溫意者頃刻而獄

成驗囚無榜掠之迹六月辛亥敕諭實前後知銓侍郎及判南曹

郎官而宥之

文宗開成二年宰相李石奏定長定選格吏部請加

吏部先以郎官判南曹開成開因置南曹郎也宋白曰南曹起於

總章二年司列常伯李儼元奏置未置已前

銓中自勘實故事兩

不轉應貞元十一年侍郎杜黃裳請準舊例轉應後云云同上

均之兄溫頊之弟子也

吉頊進用於

武后之時 溫始爲新豐丞太子文學薛

凝薦溫才

唐六典曰魏置太子文學魏武爲丞相命司馬宣王爲

文學據甚爲世子所信與吳質朱僕陳羣爲太子四友

自晉之後不置至後周建德三年置太子文學十人後唐唐顯慶中始置太子文學二人屬司經局掌分知經籍待奉文書總編經籍繕寫裝染之功筆札  
結用之數皆料度之 上召見顧疑曰是一不良人朕不用也蕭

昺爲河南尹嘗坐事西秦遣溫往按之

西秦西京御史也

溫治昺甚急及

溫爲萬年丞未幾昺爲京兆尹溫素與高力士相結力士自禁中

歸溫度昺必往謝官乃先詣力士與之談謔握手甚歡昺後至溫

陽爲驚避力士呼曰吉七不須避謂昺曰此亦吾故人也召還與

昺坐昺接之甚恭不敢以前事爲怨它日溫謁昺曰獲者溫不敢

驟國家法自今請洗心事公昺遂與盡楸引爲法曹

考異曰唐歷云溫驍按大

監附邪以出入人命者凡十餘年性巧詭忍而不忌失意眉睫間必引而陷之其欲膠因之雖王公大人立可覩也初蕭昺以驍下獄溫深竟其罪後爲萬年縣丞昺拜京兆尹溫見昺於高力士第乃與之相結爲膠漆之交引爲法曹而薦於林甫溫之進也反以昺力舊傳云昺爲河南尹有事京臺差溫推詰堅執不捨及溫避昺已爲京兆尹一唱萬年尉卽就其官人爲危之今參取二書用

之及林甫欲除不附己者求治獄吏吳薦溫於林甫林甫得之大

寔溫常曰若遇知己南山白額虎不足縛也時又有杭州人羅希

爽爲吏深刻林甫引之自御史臺主簿再遷殿中侍御史

唐御史臺主簿

從七品上掌印及受事發展勾檢稽失兼知官廚及黃卷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鍊成獄

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 秋七月壬午冊韋昭訓女爲

禪王妃八月壬寅冊楊太眞爲貴妃

考異曰統紀八月冊女道士楊氏爲貴妃本紀甲辰唐歷

甲寅今據寶錄壬寅贈太眞妃父元瑛等官甲辰甲寅皆在後恐冊妃在冊官前新本紀亦云八月壬寅立太眞爲貴妃今從之

贈其父元瑛兵部尚書以其叔父元珪爲光祿卿從兄鈺爲殿中

少監

銜音

錡爲駙馬都尉癸卯冊武惠妃女爲太華公主命錡尚

之考異曰寶錄傳皆以錡錡爲再從兄國忠爲從兄然則從

祖亦再從也推恩之時何以及錡錡而不及國忠新傳謂之宗

兄唐歷以錡爲元瑛之子借使非子比於國忠必庶及貴妃三姊

稍親今但謂之從兄蓋唐書云錡爲侍御史今從寶錄

皆賜第京師寵貴赫然楊釗釗音昭貴妃之從祖兄也不學無行爲

宗黨所鄙從軍於蜀得新都尉考滿家貧不能自歸新政富民鮮

于仲通常資給之

新都縣漢屬廣漢郡梁置始康郡西魏廢郡隋開皇十八年改新都曰興業尋廢縣唐初復置

屬監郡武德四年分南郡相如二縣置新城縣尋避隱太子名改曰新政時屬關中郡楊元琰卒於蜀釗往

來其家遂與其中女通緋于仲通名向以字行頗讀書有材智劍

南節度使章仇兼瓊引爲采訪支使

考異曰唐歷云爲節度通官按兼瓊所傳仲通確見存

云爲采訪支使今從之唐采訪節度等使幕屬有判官有支使

有掌書記推官巡官衙推等宋朝始定制書記支使不得並置有出身者爲書記無出身者爲支使委以心腹嘗從容謂仲通曰今吾獨爲上所厚

苟無內援必爲李林甫所危聞楊妃新得幸人未敢附之子能爲

我至長安與其家相結吾無患矣仲通曰仲通蜀人未嘗遊上國

恐敗公事今爲公更求得一人因言釗本末兼瓊引見釗儀觀豐

偉言辭敏給兼瓊大喜卽辟爲推官往來浸親密乃使入獻春綵於京師將別謂曰有少物在郵郵縣自漢以來屬蜀郡九域志以郵縣在成都府西四十五里以

具一日之糧子過可取之劍至郵兼瓊使親信大齎蜀貨精美者

遺之可直萬緡劍大喜過望晝夜兼行至長安歷抵諸妹以蜀貨

遺之曰此章仇公所贈也時中女新寡劍送館於其室中分蜀貨

以與之於是諸楊日夜譽兼瓊且言劍善樗蒲引之見上得隨供

奉官出入禁中唐制中書門下省官皆供奉官也外官得隨朝士入見者謂之仗內供奉翰林院官班者謂之翰

林供奉宦官謂之內供奉又有勳士供奉禁中者改金吾兵曹參軍 是月河南睢陽淮

陽譙等入郡大水 九月癸未以陝郡太守江淮租庸轉運使韋

堅爲刑部尚書罷其諸使以御史中丞楊慎矜代之考異曰舊食貨志三載以

楊則爲水陸運使誤也今從實錄 堅妻姜氏皎之女林甫之舅子也故林甫昵之



及堅以通漕有寵於上遂有入相之志又與李適之善林甫由是惡之故遷以美官實奪之權也 以南海太守盧奐爲尚書右丞

南海郡利兼水陸珍寶山積劉巨鱗彭杲相替爲太守五府節度皆坐贓鉅萬而死故特授奐爲太守奐既受詔襍被而往貪吏聞之皆望風斂迹及被徵復襍被而還時謂自開元以來四十年廣府節度清白者四謂宋璟裴佑先李朝隱及奐而已 安祿山欲

以邊功市寵數侵掠奚契丹奚契丹各殺公主以叛祿山討破之

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與吐蕃戰於石堡城爲虜所敗副將褚

詡戰死

調音

冬十月甲午安祿山奏臣討契丹至北平郡

北平郡平

州 夢先朝名將李靖李勣從臣求食遂命立廟又奏薦奐之日廟

梁產芝 丁酉上幸驪山溫泉 上以戶部郎中王鉷爲勾戶口

色役使時有敕賜百姓復除一年。鎡奏徵其輦運之費，廣張錢數，又使市本郡輕貨，百姓所輸乃甚於不復除。又取諸郡高戶爲租庸腳士，皆破其家產，彌年不了。舊制戍邊者免其租庸六歲，而更時邊將恥敗士卒死者，皆不申牒買籍，不除王鎡志在聚斂，以有籍無人者皆爲避課。按籍戍邊六歲之外，悉徵其租庸，有併徵三十年者，民無所訴。上在位久，玩御服玩脂澤之費，日侈而橫與別賜無節，不欲數於左右，藏取之鎡探知，上指歲貢額外錢百億萬，貯於內庫，以供宮中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無預經費。上以鎡爲能富國益厚遇之，鎡務爲剝削以求媚。中外嗟怨。丙子，以鎡爲御史中丞。京畿采訪使楊釗侍宴禁中，專掌樞蒲文簿，鉤校精密，上賞其彌明，曰：好度支郎。唐虞支郎掌伺天下租賦多少之數，物產豐約之宜，水陸道塗之利，每歲

計其所出而度其所用轉運徵送納皆準程而節其遲速凡和  
糴和市皆量其貴賤均天下之貨以利於人凡金銀寶貨綾羅之  
屬皆折庸調以達凡天下舟車水陸載運皆具爲腳直輕重貴賤  
平易險澁而爲之制凡天下邊軍有支度使以計軍資糧食之用  
每歲所費皆申度支諸揚數徵此言於上讀又以屬王鉷因  
會計以長行旨爲準

奏充判官

十二月戊戌上還宮

是歲雲南王歸義遣其孫鳳

迎異來朝請置宿衛詔授鴻臚卿恩賜甚厚

丙天寶五載春正月乙丑以隴右節度使臬甫惟明兼河西節度

使李適之性疎率李林甫嘗謂適之曰華山有金礪

四山記曰太華之山削成

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采之可以富國主上未之知也它日適之因奏事

言之上以問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

帝

華賦碑曰予小子之生也歲果戌月仲秋曆少皞之盛德協太華  
之本命故常寤寐靈嶽靜謐神交林甫知此旨故以誤適之而陷  
之擊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爲愛己薄適之慮事不熟謂曰

自今奏事宜先與林甫議之無得輕脫適之由是束手矣適之既

失恩韋堅失權益相親密林甫愈惡之初太子之立非林甫意

見

二百十卷開林甫恐異日爲己禍常有動搖東宮之志而堅又太

子之妃兄也皇甫惟明嘗爲忠王友

見二百十三卷開元十八年

時破吐蕃入

獻捷見林甫專權意頗不平時因見上乘閒微勸上去林甫林甫

知之使楊慎矜密伺其所爲會正月望夜太子出遊與堅相見堅

又與惟明會於景龍觀道士之室慎矜發其事以爲堅戚里不應

與邊將狎暱林甫因奏堅與惟明結謀欲共立太子堅惟明下獄

林甫使慎矜與御史中丞王鍔京兆府法曹吉溫共鞫之

考異曰舊林甫

傳云林甫潛令慎矜伺堅隙奏上慎矜傳云其惟堅視矜引身上中立以候望鐵限之林甫亦感焉二傳自相矛盾今從唐歷

亦疑堅與惟明有謀而不顯其罪癸酉下制責堅以干進不已貶

資治通鑑通鑑卷二百十五 唐紀三十一 夫 恩補機

縉雲太守

縉雲郡本括州永嘉郡元年更郡名

惟明以離間君臣貶播州太守仍別

下制戒百官

以王忠嗣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兼知朔方河東節

度事忠嗣始在朔方河東每互市高估馬價諸胡聞之爭賣馬於

唐忠嗣皆買之由是胡馬少唐兵益壯及徙隴右河西復請分朔

方河東馬九千匹以贖之其軍亦壯忠嗣杖四節控制萬里天下

勁兵重鎮皆在掌握與吐蕃戰於青海積石皆大捷又討吐谷渾

於墨離軍虜其全部而歸夏四月癸未立奚會於固爲昭信王

契丹會栢洛爲恭仁王己亥制自今四孟月皆擇吉日祀天地

九宮韋堅等既貶左相李適之懼自求散地庚寅以適之爲太

子少保罷政事其子衛尉少卿嘗盛饌召客客畏李林甫竟日

無一人敢往者適之雅好賓友飲酒至一斗不亂夜則宴賞盡決

公務庭無留事既罷政事遽命親故歡會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  
聖且銜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以門下侍郎崇元館大學  
士陳希烈同平章事希烈宋州人以講老莊得進專用神仙符瑞  
取媚於上李林甫以希烈爲上所愛且柔佞易制故引以爲相凡  
政事一決於林甫希烈但給唯諾故事宰相午後六刻乃出林甫  
奏今太平無事已時卽還第軍國機務皆決於私家主書抱成案  
詣希烈書名而已五月壬子朔日有食之乙亥以劍南節度  
使章仇兼瓊爲戶部尚書諸楊引之也秋七月丙辰赦流貶人  
多在道逗畱自今左降官日馳十驛以上是後流貶者多不全矣  
楊貴妃方有寵每從遊幸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織繡之工  
專供貴妃院者七百人雕刻鎔造又數百人中外爭獻器服珍玩

勦駭耳目嶺南經略使張九章廣陵長史王翼以所獻精美九章

加三品襲入爲戶部侍郎天下從風而靡民聞歌之曰生男勿喜

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凡人作室自外至者見其門楣宏敞則爲壯觀言楊家因生女而宗門崇顯也

或日門以楣而掩杜言生女能掩杜門戶也妃欲得生荔支歲命嶺南馳驛致之比至

長安色味不變至是妃以妬悍不遜上怒命送歸兄銛之第是日

上不憚比日中猶未食左右勸不稱旨橫被樗博高力士欲嘗上

意請悉載院中儲侍送貴妃凡百餘車上自分御膳以賜之及夜

力士伏奏請迎貴妃歸院時已下鎗遂開禁門而入唐六典城門

城宮殿諸門開闔之節承天門擊曉鼓擊鐘後一刻鼓聲絕皇

城門開第一擊鼓聲絕宮城門及左右延明門乾化門開第二

擊鼓聲絕宮殿門開夜第一擊鼓聲絕宮殿門開第二擊鼓

聲乃絕凡皇城開門之論先酉而出後戌而入開門之論後丑而

出夜盡而入京城闔門之論後申而出先子而入闔門之論後子  
而出先罪而入若非其時而有命啓則則詰問覆奏奉旨台首而  
開闔之殿門及城門若有赦夜開受  
數人具錄須臾之門宜送中書門下  
妃伏地謝罪上愀然撫慰翌  
日皆妃諸姊進食作樂終日上喜甚賜與左右不可贊自是恩遇

愈隆後宮莫得進矣 將作少匠韋蘭兵部員外郎韋芝爲其兄

堅訟冤且引太子爲言上益怒太子懼表請以妃離昏乞不以親

廢法丙子再貶堅江夏別駕

江夏郡鄂州舊志鄂州京師東南二千三百四十六里

蘭芝皆

貶嶺南然上素知太子孝謹故譴怒不及李林甫因言堅與李適  
之等爲朋黨後數日堅長流臨封適之貶宜春太守太常少卿韋

斌貶巴陵太守嗣薛王瑊貶夷陵別駕睢陽太守裴寬貶安陸別

駕河南尹李齊物貶竟陵太守

臨封本郡封州廣信郡元年更郡名宜春郡袁州巴陵郡岳州夷陵

郡 嶽州安樂郡安州竟陵郡本復州沔陽郡元年更郡名舊志封  
州至京師水陸四千五百一十里岳州二千二百三十七里嶽州

東漢通鑑補卷一百十五 唐紀三十一 二十



一千八百八十八里安州京師東南  
二千五十一里復州一千八百里  
凡堅親黨坐流貶者數十人

斌安石之子也少修整好文藝容止嚴峭有大臣體與兄陟齊名而天性質厚每朝會不敢離立笑言嘗大雪在廷者皆振裾更立斌不徙足雪甚幾沒鞞亦不失恭瑁業之子堅之甥也瑁母亦令隨瑁之官 五月壬子于太清宮刻石爲李林甫陳希烈像侍於聖容之側 冬十月戊戌上幸驪山溫泉十一月乙巳還宮 贊

善大夫杜有鄰女爲太子良娣良娣之姊爲左驍衛兵曹柳勣妻勣性狂疎好功名喜交結豪俊蒲川太守裴敦復薦於北海太守

李邕

北海郡青州

邕與之定交勣至京師與著作郎王曾等爲友皆嘗

時名士也勣與妻族不協欲陷之爲飛語告有鄰妄稱圖讖交構東宮指斥乘輿李林甫令京兆士曹吉溫與御史鞠之

土曹司士參軍事

津梁舟車  
舍宅工藝

乃勸首謀也溫令勸連引曾等入臺十二月甲戌有鄰

勸及曾等皆杖死積尸大理

考異曰舊紀唐歷皆作辛未今從實錄實錄云勸與其黨就伏法詔書則

曰翁寬極刑俾從杖罪其王曾等各決重杖一百杜有鄰柳勸念以徽親特寬殊死決一頓貶嶺南新興尉吉溫傳則云勸等杖死積尸於大煙寺蓋詔雖與杖其實皆死杖下也妻子流遠方中外震慄嗣號王巨坐資給

勸黨貶義陽司馬

義陽郡申州舊志申州至京師一千七百九十六里

巨邕之子也

高祖之子紫王

鳳凰嫡孫曰別遣監察御史羅希夷往按李邕太子亦出良娣爲嗣孫王世

庶人

庶人

行天覽六載春正辛巳李邕裴敦復皆杖死邕草擅才名而資性豪放不能治細行盧藏用嘗語之曰君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然終虞缺折耳卒如其言詩人襄陽杜甫傷其冤作八哀詩讀者悲之時鄴郡太守王琚性豪侈凡歷十五州刺史每去故就新之

際受餽遺至數百萬侍兒二十人皆居寶帳家累三百餘口造作每多不法雖居州伯與佐官胥吏連榻餘謔或樛蒨藏鉤以爲樂每移一州車馬填路數里不絕攜妓從禽恣爲歡賞者垂四十年上雖知之每爲之容隱而琚自謂耆舊久在外意怏怏李林甫以其負材使氣亦深惡之使人發其贓貶江華司馬林甫既殺李邕敦復等又欲盡殺諸流人乃奏分遣御史卽貶所賜皇甫惟明韋堅兄弟等死羅希奭自青州如嶺南所過殺遷謫者郡縣惶駭排馬牒至宜春

御史所過沿路郡縣給驛馬故未至先有排馬牒

李適之憂懼仰藥自殺至

江華王琚仰藥不死聞希奭已至卽自縊始琚爲中書侍郎其母

自洛陽來讓琚曰爾家上世皆州縣職今汝無攻城野戰之勞以

詔佞取大位海內切齒吾恐汝家墳墓無人復掃除也至是而驗

希夷又迂路過安陸欲怖殺裴寬寬向希夷叩頭祈生希夷不宿而過乃得免李適之子嘗迎父喪至東京李林甫令人誣告霽杖死於河南府給事中房琯坐與適之善貶宜春太守琯融之子也

房融見二百七卷  
武后長安四年

林甫恨韋堅不已遣使於循河及江淮州縣求

堅罪收繫綱典船夫盜於牢獄

十船爲一綱以吏爲綱典船夫挽船及駕船之夫也

徵剝述

負延及鄰伍皆裸露死於公府室林甫寤乃止 丁亥上享太廟

戊子合祭天地於南郊赦天下制免百姓今載田租賜酺三日又

令削絞斬條上慕好生之名故令應絞斬者皆重杖流嶺南其實

有司率杖殺之又令天下爲嫁母服三載 上欲廣求天下之十

命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對策斥言其姦惡

建言舉人多卑賤愚贖恐有俚言污濁聖聽乃令郡縣長官精加

試練灼然超絕者具名送省委尙書覆試御史中丞監之取名實  
相副者聞奏既而至者皆試以詩賦論遂無一人及第者林甫乃  
上表賀野無遺賢 戊寅以范陽平盧節度使安祿山兼御史大  
夫祿山體充肥腹坐過刻嘗自稱腹重三百斤每行必奮肩牽挽  
方能移步然至上前作胡旋舞其疾如風外若癡直內實狡黠常  
令其將劉駱谷留京師誦朝廷指趣動靜皆報之或應有賤表者  
駱谷卽爲代作通之歲獻俘虜雜蓄奇禽異獸珍玩之物不絕於  
路郡縣疲於遞運祿山在上前應對敏給雜以詼諧上嘗虛指其  
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更無餘物正有赤心耳上  
悅又嘗命見太子祿山不拜左右趨之拜祿山拱立曰臣胡人不  
習朝儀不知太子者何官上曰此儲君也朕千秋萬歲後代朕君

汝者也祿山曰臣愚者惟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儲君不  
得已然後拜上以爲信然益愛之上嘗宴勤政樓百官列坐樓下

獨爲祿山於御座東閒設金雞障

障坐障也勢  
多建爲障

覆榻使坐其前仍

命卷簾以示榮寵太子諫曰自古帷坐非人臣當得陛下寵祿山

過盛上曰胡有異相我欲厭之命楊鈺楊錡貴妃三姊皆與祿山

敘兄弟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爲貴妃兒上與貴妃共坐祿山先

拜貴妃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悅安祿山潛蓄異

志託以禦寇築雄武城

舊州漢漢川  
有雄武軍

大貲兵器請王忠嗣助役因

欲爾其兵忠嗣知之先期而往不見祿山而還數上言祿山必反

季林甫聞而惡之時忠嗣功名日盛林甫恐其入相故忌之夏四

月忠嗣固辭兼河東朔方節度許之以陳希烈爲左相百五

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命宰相臺寺府縣慮囚 冬十月己酉上幸  
驪山溫泉改溫泉宮曰華清宮 隴右節度副使哥舒翰其父祖  
本突騎施別部酋長也翰倜儻任俠重然諾縱酒長安市不爲  
長安尉所禮乃慨然發憤仗劍遊河西節度使王忠嗣補爲衝將  
翰好讀左氏春秋及漢書疎財重氣士多歸之忠嗣以爲大斗軍  
副使使擊吐蕃有同列爲之副倨慢不爲用翰搃殺之軍中股慄  
後又拒吐蕃於苦拔海時吐蕃枝其軍爲三行從山差池而下翰  
持半段槍迎擊所羈輒披靡名蓋軍中累功擢副節度隴右每歲  
積石軍麥熟吐蕃輒來穫之無能禦者邊人謂之吐蕃麥莊翰先  
伏兵於其側虜至斷其後夾擊之無一人得返者自是不敢復來

忠嗣又以李光弼爲河西兵馬使充赤水軍使

兵馬使節鎮衙前  
軍職也總兵權任

其重至德以後都知兵  
馬使率爲藩鎮帥

光弼契丹王楷洛之子也幼持節行善騎

射能讀珣氏漢書起家左衛郎丁父憂終喪不入妻室嚴毅沈果

有大略忠嗣遇之甚厚雖宿將莫能比常曰他日居我位者光弼

也上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

石堡城陷見上卷  
開元二十九年

忠嗣上言石

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

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上意不快將

軍董延光自請將兵取石堡城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

奉詔而不盡副延光所欲延光怨之李光弼言於忠嗣曰大夫以

愛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於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

之今以數萬眾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可爲之盡力乎然此天

子意也被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軍府充牣何愛數萬段帛不



以杜其說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眾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爲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金

吾羽林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

黔中一節皆溪州蠻舊雜居既諳而不過

嶺者處之上休長史司馬也

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李將軍子誠愛

我然吾志決矣子勿復言光弼曰羈者恐爲大夫之累故不敢不

言今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遂趨出延光過期不克

言忠嗣沮撓軍計上怒李林甫因使濟陽別駕魏林告忠嗣嘗自

言我幼養宮中與忠王相愛狎

武德四年分東平之盧縣置濟州隋之濟北郡也天寶元年改曰濟

陽郡魏林先爲朔州刺史忠嗣節度河東朔州其巡屬也故使林告之以示言有所自來

欲擁兵以尊奉太子

林甫因白上太子宜知謀上曰吾兒在內安得與外人相聞此必

妄也敕徵忠嗣入朝委三司鞫之上聞哥舒翰名召見華清宮與

語悅之十一月辛卯以翰判西平太守充隴右節度使以朔方節

度使安思順判武威郡事充河西節度使

西平郡鄯州  
武威郡涼州

戶部侍

郎兼御史中丞楊慎矜爲上所厚李林甫浸忌之慎矜與王鉷父

晉中表兄弟也少與鉷狎鉷之入臺頗因慎矜推引及鉷遷中丞

慎矜與語猶名之鉷自恃與林甫善意稍不平慎矜奪鉷職田鉷

母本賤慎矜嘗以語人鉷深銜之慎矜猶以故意待之嘗與之私

語讖書慎矜與術士史敬忠善敬忠言天下將亂勸慎矜於臨汝

山中買莊爲避亂之所

臨汝郡本伊州襄城郡貞觀八年更伊  
州曰汝州天寶元年更郡名爲臨汝郡

慎矜父墓田中草木皆流血慎矜惡之以問敬忠敬忠請禳之設

道場於後園慎矜退朝輒裸貫桎梏坐其中旬日血止慎矜德之

慎矜有侍婢明珠色美敬忠屢目之慎矜卽以遺敬忠車載過貴

如姊柳氏樓下姊邀敬忠上樓求車中美人敬忠不敢拒明日姊入宮以明珠自隨上見而異之問所從來明珠具以實對上以慎

矜與術士爲妖法惡之含怒未發楊釗以告鋹鋹心喜因侮慢慎

矜慎矜怒林甫知鋹與慎矜有隙密誘使鬪之

考稟曰明皇雜錄曰慎矜父墓封域之內草木流血慎矜大懼問術者史敬思敬思曰禳之可以免於

慎矜後闕大陳法事令買極梧坐於叢林間以厭之唐歷云敬思本胡人出家還俗涉獵書傳陰陽元象慎矜與之善每言天下將

亂居于臨汝山中亦勸慎矜於臨汝買山莊良田數十頃嘗於

慎矜第夜坐談宴怒婢存草將杖殺之敬思曰七郎何須慮矜卻

于頭壯牛慎矜曰何謂也敬思曰賣卻買牛每年耕田十頃慎矜

雖厚敬思曰任公收取既且至市賣與太真柳氏姊得錢百二十

千文買牛以歸柳氏數將春草來往宮中元宗見其狀貌壯大應

對分明數目之謂柳曰幾錢買得此婢以實對遂留之元宗曾查

寢問春草曰汝本何人何以得至柳家春草曰本楊慎矜婢賣與

柳家元宗曰慎矜豈少錢而賣你春草曰不是要錢本將殺某敬

思救得不殺所以賣之元宗索問敬思名因詰問春草以實對曰

每夜坐中庭或說天文蓋指宿曜某亦盡知其言元宗怒變色頁

久後王儲因奉事言引慎矜元宗勃然曰慎矜與卿有親更不須

相往來鑿初內怨慎矜凌已常忍隱不泄至其骨上意異錫劍先  
知之以告鏐鏐心喜數停屣以侵之虞矜尤怒明皇推錄又曰慎  
矜之婢有美者字明珠敬思數目之慎矜即以遺之兼以囊橐甚  
厚以車送之敬思乘馬隨之器經貴妃妹八姨樓下方豈樓張樂  
絃索與敬思相識因遂敬思登樓乃曰車中美人請以見道敬思  
不敢拒歸明日入宮婢從上見而異之問所從來明珠曰本楊廣  
矜家人也近贈史敬思上曰敬思何人而慎矜既贈以婢明珠乃  
具言厥勝之事上大怒曰彼爲妖乎遂告林甫林甫素忌慎矜才  
恐其作相以告中丞吉溫溫儉害亦有

憾於慎矜因構成其事今參取善之

慎矜情楊  
帝之元孫

與凶人往來家有讖書謀復祖業止大怒收

慎矜繫獄命刑部大理與侍御史楊劍殿中侍御史盧鉉同鞫之

太府少卿張瑄慎矜所薦也盧鉉誣瑄嘗與慎矜論議拷掠百端

瑄不可答辯

辯者鞠  
問之辭

乃以木綴其足使人引其枷柄向前挽之身

加長數尺腰細欲絕服鼻出血瑄竟不答又使吉溫捕史敬忠於  
汝州敬忠與溫父素善溫之幼也敬忠常抱撫之及捕獲溫不與

交言鎖其頸以布蒙首驅之馬前至戲水

戲水在新豐東

溫使吏誘之曰

楊慎矜已疑服惟須子一辯若解人意則生不然必死前至溫湯

則求首不獲矣

溫湯卽謂會昌時置會昌縣於溫泉宮下

敬忠願謂溫曰七郎求一紙

溫陽不應去溫湯十餘里敬忠祈請哀切乃於桑下令答三紙辯

皆如溫意溫徐謂曰丈人且勿怪因起拜之至會昌

天寶元年改隰山曰會昌

山三載以新豐縣去華清宮遠分新豐萬年置會昌縣是年改溫泉曰華清宮治湯井爲池環山列宮室又築羅城置百司及十宅

始鞠慎矜以敬忠爲證慎矜皆引服惟抑讖書不獲林甫危之使

盧鉉入長安搜慎矜家鉉袖讖書入闈中詎而出曰逆賊深藏秘

記今得之矣至會昌以示慎矜慎矜歎曰吾不蓄讖書此何從在

吾家哉吾應死而已丁酉賜慎矜及兄少府少監慎餘第洛陽令

慎名自盡敬忠杖百妻子皆流嶺南瑄杖六十流臨封死於會昌

嗣統王巨雖不預謀坐與敬忠相識解官南賓安置

南賓郡忠州本巴郡之屬

江陵府義甯二年置臨州貞觀八年改忠州天寶元年改爲歸善志忠州京師南一千一百二十二里

自餘連坐者

數十人慎名聞救神色不變爲書別姊曰拙子謀已兄弟併命惟姊尙存年老孤獨何以堪此遂縊慎餘請詔亦無戚容但合掌指天而縊慎矜沈毅有才幹任氣尙義兄弟甚友愛事寡姊如母兄弟皆偉儀形風韻高朗愛客好飲名聲籍甚慎名嘗覽鏡見其類面神彩有過于人覆鏡而歎曰吾兄弟三人盡長六尺餘有如此貌如此才而求榮於當世難矣果如其言 三司按王忠嗣與太子通謀無狀但劾以沮撓軍功罪當死哥舒翰之入朝也或勸多齎金帛以救忠嗣翰曰若直道尙存王公必不冤死如其將喪多賂何爲遂單囊而行翰覓上力陳忠嗣之冤且請以己官爵贖忠

嗣罪上起入禁中翰叩頭隨之言與淚俱上感寤己亥貶忠嗣漢

陽太守

漢陽郡  
即河州

李林甫欲危太子屢起大獄別置推事院於長

安以楊釗有掖庭之親出入禁闈所言多聽乃引以爲援擢爲御

史事有微涉東宮者皆指摘使之奏劾付羅希夷吉溫鞠之釗因

得逞其私志所擠陷誅夷者數百家皆釗發之林甫又嘗從容謂

上曰古者立儲君必先賢德非有大勳于社稷則莫若元子上久

之曰慶王往年獵爲豹傷面甚對曰破而不愈於破國乎上頗惑

曰朕徐思之幸太子仁孝謹靜張垧高力士常保護於上前故林

甫終不能閒也 十二月壬戌發馮翊華陰民夫築會昌城置百

司

華陰郡華州  
馮翊郡同州

王公各置第舍土畝直千金癸亥上還宮 丙寅

命百官閱天下歲貢物於尚書省旣而悉以車載賜李林甫家秣

甫爲相善養君欲故上眷寵之意特異常典上或時不視朝百司  
悉集林甫第門臺省爲空陳希烈雖坐府無一人入謁者林甫有  
堂如偃月號月堂每欲排構大臣卽居之思所以中傷者苦喜而  
出卽其家碎矣林甫子岫爲將作監頗以滿盈爲懼嘗從林甫遊  
後園指役夫流涕言於林甫曰大人久處鈞軸怨仇滿天下一朝  
禍至欲比若人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先是宰相  
皆以德度自處不事威勢騶從不過數人士民或不之避林甫自  
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爲左右翼金吾靜街前驅  
在數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則重關複壁以石甃地墻中置板如防  
大敵一夕屢徙牀雖家人莫知其處宰相騶從之盛自林甫始  
將軍高仙芝本高麗人從軍安西仙芝驍勇善騎射節度使夫蒙



靈管屢薦至安西副都護都知兵馬使充四鎮節度副使吐蕃以

女妻小勃律王

小勃律去長安九千里而羸距吐蕃贊普牙三千里

及其旁二十餘國皆附

吐蕃貢獻不入前後節度使討之皆不能克制以仙芝爲行營節

度使將萬騎討之自安西行百餘日乃至特勒滿川分軍爲三道

特勒滿川卽五藏匿國所居三道一由北谷道一由赤佛道他芝自由護密道自護密勒城南至小勃律國都五百里

期以

七月十三日會吐蕃連雲堡下

連雲堡南依山北據娑勒川以爲固

彙中有兵近萬

人不意唐兵猝至大驚依山拒戰礮檣如雨仙芝以郎將高陵李

嗣業爲陌刀將

礮卽砲石杜佑曰檣木長五尺徑一尺小至六七寸唐六典武庫令掌兵器辨其名數以備國用刀

之制有四曰儀刀曰障刀曰橫刀曰陌刀儀刀蓋古班劍之類宋

晉以來謂之胡刀後魏曰長刀皆施龍鳳環至隋謂之儀刀裝飾

以金銀羽儀所執障刀蓋用以障身以禦敵橫刀佩刀也兵士所佩名亦起於隋陌刀長刀也步兵所持蓋古之斬馬劍

曰不及日中決須破虜嗣業執一旗引陌刀於絕險處先登力戰

自辰至巳大破之斬首五千級捕虜千餘人餘皆逃潰中使邊令誠以入虜境已深懼不敢進邊令誠時爲監軍仙芝乃使令誠以羸弱三

千守其城復進三日至坦駒嶺下峻坂四十餘里前有阿弩越城

仙芝恐士卒憚險不肯下先令人胡服詐爲阿弩越城守者迎降

云阿弩越赤心歸唐娑夷水藤橋已斫斷矣娑夷水卽弱水也小勃

律王居孽多城隣娑夷水其水不能勝草芥藤橋者通吐蕃之路也仙芝陽喜

士卒乃下又三日阿弩越城迎者果至明日仙芝入阿弩越城遣

將軍席元慶將千騎前行謂曰小勃律聞大軍至其君臣百姓必

走山谷第呼出取繪帛稱敕賜之大臣至盡縛之以待我元慶如

其言悉縛諸大臣王及吐蕃公主逃入石窟取不可得仙芝至斬

其附吐蕃者大臣數人藤橋去城猶六十里仙芝急遣元慶往斫

之甫畢吐蕃兵大至已無及矣藤橋閣盡一矢力修之其年乃成

八月仙芝虜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還九月至連雲堡與邊令

誠俱月末至播密川遣使奏狀至河西

北河西自馬河西也自安  
西西出拓厥關度白馬河

夫蒙靈替怒仙芝不先言已而遽發奏一不迎勞罵仙芝曰噉狗

糞高麗奴子闕使誰與汝奏得仙芝曰中丞馬書鎮守使誰與汝

奏得仙芝曰中丞安西副都護使誰與汝奏得仙芝曰中丞安西

都知兵馬使誰與汝奏得仙芝曰中丞靈警曰此既皆我所奏安

得不待我處分擅奏捷書高麗奴汝罪當斬但以汝新有功不忍

耳仙芝但謝罪邊令誠奏芝仙深入萬里立奇功今且夕憂死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十六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晉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三十二

起六載十二月盡十  
二載凡六年有奇

元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下之上

癸天寶六載十二月己巳上以仙芝爲安西四鎮節度使徵靈

入朝靈警大懼仙芝見靈警趨走如故靈警益懼副都護京兆程

千里押牙畢思琛及行官王滔等

押牙者蓋管節度使牙內之事  
行官主將命往來京師及鄰道

及巡內  
郡縣

皆平日構仙芝於靈警者也仙芝面責千里思琛曰公面

如男子心如婦人何也又捽滔等欲笞之旣而皆釋之謂曰吾素

所恨於汝者欲不言恐汝懷憂今既言之則無事矣軍中乃安初  
仙芝爲都知兵馬使猗氏人封常清頗讀書多所該究然孤貧年  
過三十未知名時仙芝出軍奏僉從三十餘人衣服鮮明常清慨  
然發憤投牒請預一僉常遊細瘦類目一足偏短仙芝陋其貌不  
納明日又投牒仙芝謂曰吾奏僉已足何煩復來常清怒倨謂仙  
芝曰常清慕公高義願事鞭轡何見拒之深乎公若方圓取人則  
士大夫所望若以貌取人恐失之子羽矣仙芝猶未允常清乃日  
候仙芝出入不離其門凡數十日仙芝不得已畱之會達奚部叛  
夫蒙靈警使仙芝追之斬獲略盡常清私作捷書以示仙芝皆仙  
芝心所欲言者由是一府奇之仙芝爲節度使卽畱常清判官仙  
芝出征常爲畱後

唐諸使之屬判官位次副使盡總府事又節度使或出征或入朝或使而未有代皆有知畱後

事其後遂以節度留後爲稱 仙芝乳母子鄭德詮爲郎將仙芝遇之如兄弟使

典家事威行軍中常清嘗出德銓自後走馬突之而過常清至使

院使院新後治事之所節度使便坐治事亦或就使院使召德詮每過一門輒闕之既至常

清離席謂曰常清本出寒微郎將所知今日中丞命爲留後中丞謂高

仙芝唐邊鎮諸帥或帶御史中丞大夫時隨其所帶官稱之 郎將何得於眾中相陵突因此之

曰郎將須斃死以肅軍政遂杖之六十面仆地也出仙芝妻及乳

母於門外號哭救之不及因以狀白仙芝覽之驚曰已死邪

及見常清遂不復言常清亦不之謝軍中畏之惕息自唐興以來

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爲

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

之任皆以大臣爲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爲邊

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高牛仙

客始遙領矣

諸王事見二百十三卷開元十五年蕭嵩事見十七年牛仙客事見二百十四卷二十四年

蓋嘉

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

蓋嘉運事見二百十四卷開元二十八年王忠嗣事見上卷五載

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爲將怯

當矢石不若用寒峻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

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爲朝廷盡死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

是諸道節度盡用胡人精兵咸成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

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成天寶七載夏四月辛丑左監門大將軍知內侍省事高力士加

驃騎大將軍

知內侍省事自此始唐制勳階二十九驃騎大將軍爲首從一品

力士承恩歲久中

外畏之太子亦呼之爲兒諸王公呼之爲翁駙馬輩直謂之爺自

李林甫安祿山輩皆因之以取將相其家富厚不貲於西京作寶壽寺鐘成力士作齋以慶之舉朝畢集擊鐘一杵施錢百緡有求媚者至二十杵少者不減十杵然性和謹少過善觀時俯仰不敢驕橫故天子終親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惡也 五月壬午羣臣上尊號曰開元天寶聖文武應道皇帝赦天下賜舖三日免百姓來載租楮擇後魏子孫一人爲三恪三恪二王後注已見前杜作曰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恪敬也義取王之所敬故曰三恪天寶十三載公卿議曰三恪二王之議有三說焉一曰二王之前更立三代之後爲三恪此據樂記武王克商未及下車封黃帝堯舜之後下車封夏殷之後而言一曰二王之前但存一代通二王爲三恪此據左傳但對胡公以備三恪明王者所敬先王有二更封一代以備三恪三云二王之後爲一恪妻之父母爲二恪夷狄之君爲三恪此據王有不臣者三而言之梁崔藝恩云三說以初爲長按二王三恪經無正文蓋恩據禮記遂以爲通有五代竊恐未安記云尊賢不過二代第三代者雖遠難師法豈得不錄其後故亦存之示敬其道而已因謂之三恪左傳云封胡公以備三恪足知其



無五代也故歷代至今皆以三代爲三恪

六月庚子賜安祿山鐵券度支郎中兼

侍御史楊釗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斂驟遷歲中領十五餘使甲辰遷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事恩幸日隆

蘇冕論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政有恆而易守事歸本而難失經遠之理捨此奚據洎姦臣庸言利以邀恩多立使以示寵刻下民以厚斂張虛數以獻狀上心蕩而益奢人望怨而成禍使天子有司守其位而無其事受厚祿而虛其用宇文融首唱其端楊慎矜王鉷繼遵其軌揚國忠終成其亂仲尼云甯有盜臣而無聚斂之臣誠哉是言前車既覆後轍未改求達化本不亦難乎

冬十月庚戌上幸華清宮十一月癸未以貴妃姊適崔氏者爲

韓國夫人適裴氏者爲虢國夫人適柳氏者爲秦國夫人三人皆有才色上呼之爲姨穉賜諸姨錢百萬爲脂粉費出入宮掖勢傾

天下每命婦入見玉真公主等皆讓不敢就位

玉真公主睿宗之女

三姊與

銛錡五家凡有請託府縣承迎峻於制敕四方賂遺輻湊其門惟

恐居後朝夕如市十宅諸王及百孫院昏嫁

十王宅百孫院見二百十三卷開元十五

年皆以錢千緡賂韓虢使請無不如志上所賜與及四方獻遺五

家如一競開第舍極其壯麗一堂之費動踰千萬既成見它人有

勝己者輒毀而改爲虢國尤爲豪蕩一旦帥工徒突入韋嗣立宅

卽撤去舊屋自爲新第但授韋氏以隙地十畝而已中堂既成召

工坊漫約錢二百萬復求賞技虢國以絳羅五百段質之嗤而不

顧曰請取螻蟻

師古曰爾雅云螻蟻螻蟻守宮是則一類耳揚州方言云在澤中者謂之螻蟻也

錫音折亦樂記其數置堂中苟失一物不敢受直附錄魏國自衍

粉素面朝天杜甫有詩云魏國夫人承主恩平明美豔每不施脂

或言元元皇帝降於朝元閣上於華清宮中祀老君殿殿之北爲朝元閣制改爲降聖

閣改會昌縣曰昭應廢新豐入昭應辛酉上還宮哥舒翰築神

威軍於青海上吐蕃至翰擊破之又築城於青海中龍駒島青海周八

九百里中有山須冰合遊牝馬其上謂之腹龍城吐蕃屏跡不敢

近青海 是歲雲南王歸義卒子閣羅鳳嗣以其子鳳迦異爲陽

瓜州刺史南詔王父子相繼其子必以父號下一字冠於已所號

以鳳字冠其號之上也閣羅鳳之子號鳳迦異是

丑天寶八載春二月戊申引百官觀左藏唐六典曰周禮有外府

掌邦布之入出以供百物而待邦用者也又有職幣上土中土主

貨幣之入者也故今左藏之職至秦漢則分在司農少府後漢少

府屬官有中藏府令丞掌中藏幣帛金銀貨物魏氏因之晉少府  
屬官有左右藏令東晉御史九人各掌一曹有庫曹御史後復分  
庫曹置外左庫內左庫宋文帝省外左庫而內左庫直曰左庫齊  
梁陳有右藏庫而無左藏北齊太府寺左右藏令丞後周有外  
府上士中士隋有左右藏署令丞唐左藏有東庫西庫朝堂庫又  
有東都庫余按雅錄太極官中東左藏庫西左藏庫東庫在恭禮  
門之東西庫在安仁門之西大明官中有左藏庫在麟德殿之左  
又有右藏署令掌邦國寶貨雜物而天下賦調之正數錢物則皆  
歸左藏也賜帛有差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楊釗奏請

所在糶變爲輕貨及徵丁租地稅皆變布帛輸京師屢奏幣藏充  
初古今罕僑故上帥羣臣觀之賜釗紫衣金魚以賞之上以國用  
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壤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 三月朔方節

度等使張齊耶於中受降城西北五百餘里木刺山築橫塞軍以

振遠軍使鄭人郭子儀爲橫塞軍使 黃塞軍本名可敦城按宋白  
續通典橫塞軍初置在飛狐

後移蔚州開元六年張嘉貞移於古代郡大安城南以爲九姓之  
援天寶十二載改爲天德軍參考諸書橫塞軍卽橫野軍天寶元

本合通鑑前 卷二百九十八 唐紀三十二 五 恩補據

年昔河東節度統橫野軍開元六年所移者也此藥橫塞軍在可敦城者也振遠軍在單于府界鄭蘇莫屬京兆後魏西東雍州并華山縣西魏改華州隋開皇初改郡大業初廢州復置縣屬京兆唐屬華州

夏四月咸寧太守趙奉

璋咸寧郡本丹州丹陽郡元年更郡名告李林甫罪二十餘條狀未達林甫知之諷

御史逮捕以爲妖言杖殺之先是折衝府皆有木契銅魚朝廷

徵發下敕書契魚

唐制銅魚符所以起軍旅王畿之內左三右一王畿之外左五右一左者在外行用之日從第

一爲首後事須用依欠發之周而復始木契之制若太子監國則王畿之內左右各三王畿之外左右各五庶官鎮守則左右各十唐六典符寶郎掌符節曰木契者所以重鎮守慎出納車馬巡幸皇太子監國有兵馬受處分者爲木契并行軍所及領軍五百人馬五百匹以上征討皆給木契三公以下兩京留守及諸州有兵馬受處分亦給木契曰銅魚符者所以起軍旅易守長兩京留守若諸州諸軍折衝府諸處提兵鎮守之所及宮總監皆給魚符程大昌演繁露曰唐世左魚之外又有敕牒將之故兼名魚書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自募置驍騎府兵日益墮壞死及逃亡者有可不復點補其六馱馬牛器械糗糧耗散略盡府兵入宿

衛者謂之侍官言其爲天子侍衛也其後本衛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隸長安人羞之至以相詬病其戍邊者又多爲邊將苦使利其死而沒其財由是應爲府兵者皆逃隱至是無兵可交五月癸酉

李林甫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是後府兵徒有官吏而已唐府兵之制十

人爲火火有長火備六馱馬凡火具烏布幕鐵馬孟布槽鑪履鑿確筐斧鋤鋤皆一甲牀二鎌二十五人爲隊隊具火鑽一臂馬繩一首罷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濂橫刀礮石大鱗能帽能裝行屨皆一麥飯九斗米二斗皆自備其介冑戎具藏于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今皆耗費非其舊矣其折衝果毅又歷年不

遷士大夫亦恥爲之其曠騎之法天寶以後稍亦變廢應募者皆

市井負販無賴子弟孔穎達曰白虎通云因井爲市故曰市井靡功通俗文云市特也養贖老小特以不賢也

俗說市井謂至市者於井上洗濯其物香潔及自嚴飾乃到市也漢書古者二十畝爲一井因爲市交易故稱市井然則本由井田之中交易爲市故國都之市亦因曰市井按禮制九夫爲井應助二十畝爲井者助依漢書食貨志一井八家家有私田百畝公田

十畝餘二十畝以爲井廬舍故  
言二十畝耳因井爲市或如勸言  
未嘗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

謂中國兵可銷於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爲武官父兄積不

齒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中國無武備矣  
太白山人李滌等止

言水經注曰武功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爲終南亦曰中南亦曰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一百里不知其高幾何俗言武功太

白去天三百杜彥遠曰太白山南連武功山於諸山最爲秀傑冬夏積雪望之皓然隋志曰太一山在盩厔縣界新志曰太白山在

郿見神人言金星洞有玉板石記聖主福壽之符命御史中丞王

鉞入仙遊谷求而獲之上以符瑞相繼皆祖宗休烈六月戊申上

聖祖號曰大道元元皇帝上高祖諡曰神堯大聖皇帝太宗諡曰

文武大聖皇帝高宗諡曰天皇大聖皇帝中宗諡曰孝和大聖皇

帝睿宗諡曰元真大聖皇帝寶太后以下皆加諡曰順聖皇后

辛亥刑部尙書京兆尹蕭昊坐賊左遷汝陰太守  
汝陰郡 上命

汝陰郡 上命

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帥隴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兵益以朔方河  
東兵凡六萬三千攻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險絕惟一徑可上吐  
蕃但以數百人守之多貯糧食積樁木及石唐兵前後屢攻之不  
能克翰進攻數日不拔召裨將高秀巖張守瑜欲斬之二人請三  
日期可克如期拔之獲吐蕃鐵刃悉諾羅等四百人唐士卒死者  
數萬果如王忠嗣之言頃之翰又遣兵於赤嶺西開屯田以謫卒  
二千戍龍駒烏冬冰合吐蕃大集戍者盡沒 閏月乙丑以石堡  
城爲神武軍又於劔南西山索磨川置保甯都護府置保甯都護府以領群柯  
吐蕃 丙寅上謁太清宮丁卯羣臣上尊號曰開元天地大寶聖文  
神武應道皇帝赦天下賜酺三日禘祫制自今禘祫於太清宮聖  
祖前設位序正 秋七月冊突騎施移撥爲十姓可汗 八月乙



亥護密王羅真檀入朝請留宿衛許之拜左武衛將軍 冬十月

乙丑上幸華清宮 十一月乙未吐火羅葉護失里恒伽羅遣使

表稱竭師王親附吐蕃困苦小勃律鎮軍阻其糧道臣思破凶徒

望發安西兵以來歲正月至小勃律六月至大勃律

竭師亦曰羯師胡也與

吐火羅鄰接大勃律或曰布露直吐蕃西其北即小勃律也○竭音擊又音揭胡音提

上許之

庚天寶九載春正月己亥上還宮 羣臣屢表請封西嶽許之

二月楊貴妃復忤旨送歸私第戶部郎中吉溫因宦官言於上曰

婦人識慮不遠違忤聖心然貴妃久承恩顧陛下何愛宮中一席

之地不使之就死豈忍辱之於外舍邪上亦悔之遣中使賜以御

膳妃對使者涕泣曰妾罪當死陛下幸不殺而歸之今當永離掖

庭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賜不足爲獻惟髮者父母所與敢以薦誠

乃剪髮一縷而獻之旨以此雷詠上覓之驚惋遽使高力士召還

寵待益深時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上命宦官姚恩藝爲檢校進

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中書舍人竇華當

退朝值公主進食列於中衢羅傳呼按轡出其間宮苑小兒數百

齋挺於前

宮苑小兒宮苑使館之

華倖以身免

安西節度使高仙芝破羯

師虜其王勃特沒

考異曰實錄去載十一月引火羅崇護請使安西兵討羯師上許之不見出師今載三月庚子

師虜師王勃特沒兄素迦爲王冊曰頃勃特沒于鄰不孝于國不忠不言羯師爲誰所破按十載正月高仙芝擒羯師王來獻然

則羯師爲仙芝所破也

三月庚子立勃特沒之兄素迦爲羯師王

上命御

史大夫王鉷繫華山路設壇場於其上是春關中旱辛亥嶽祠灾

制罷封西嶽

夏四月己巳御史大夫宋渾坐贓巨萬流朔陽

郡本朔州義安郡元年史邵昌

初吉溫因李林甫得進及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

楊釗恩遇浸深溫遂去林甫而附之爲釗畫代林甫執政之策蕭  
昺及渾皆林甫所厚也求得其罪使釗奏而逐之以翦其心腹林  
甫不能救也 五月庚寅以旱廬囚 乙卯賜安祿山爵東平郡

王唐將帥封王自此始 秋七月乙亥置廣文館於國子監以教

諸生習進士者 八月丁巳以安祿山兼河北道采訪處置使

朔方節度使張齊邱給糧失宜軍士怒毆其判官兵馬使郭子儀

以身捍齊邱乃得免癸亥齊邱左遷濟陰太守

濟陰郡  
齊州

以河西節

度使安思順權知朔方節度事

辛卯處士崔昌上言國家立承

周漢以土代火周隋皆開位不當以其子孫爲二王後事下公卿

集議集賢殿學士衛包上言集議之夜四星聚於尾天意昭然上

乃命求殷周滅後爲三恪廢韓介鄒公

韓元龜後介後  
周後鄒隋後

以昌爲左

贊善大夫包爲虞部員外郎 冬十月庚申上幸華清宮 太白

山人王元暉上言見元元皇帝言寶仙洞有妙寶真符

考異曰舊志于俱奏

元異見元元于寶仙洞中遊與張均王任王濟王翼王嶽靈命

于洞中得玉石函上清護區經寶券紀錄等錄之今從寶錄云

刑部上書張均等往求得之時上遵道教慕長生故所在爭言符

瑞羣臣表賀無虛月李林甫等皆請捨宅爲觀以祝聖壽上悅

安祿山屢誘奚契丹爲設會飲以苜蓿酒

本草曰苜蓿子生海邊川谷今處處有之苗莖

高三三尺許葉與地黃紅藍等而三指闊四月開花紫色苗夾莖有白毛五月結實有殼作罌子狀如小石能房中子至細青白如米粒毒甚莖一二日而芽

方生以釀酒其毒尤甚

醉而阮之動數千人函其酋長之首以

獻前後數四至是請入朝上命有司先爲起第於昭應祿山至戲

水楊釗兄弟姊妹皆往迎之冠蓋蔽野上自幸望春宮以待之辛

未祿山獻奚俘八千人上命考課之日書上上考前此聽祿山於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十六 唐紀三十一

九

思補

上谷鑄錢五壚祿山乃獻錢樣千緡 楊劍張易之之甥也

考異曰鄭

審天寶故事云楊國忠本張易之之子天授中張易之恩幸莫比每歸私第詔令后樓上仍去其梯母恐張氏絕嗣乃密令女奴竊其上樓遂有成而生國忠其說曖昧無稽今不取 奏乞昭雪易之兄弟庚辰制引易之兄

弟迎中宗於房陵之功復其官爵仍賜一子官釗以圖讖有金刀請更名上賜名國忠 十二月乙亥上還宮 關西遊弈使王難

得擊吐蕃克五橋拔樹敦城以難得爲白水軍使

樹敦城以古大戎王樹惇名

隋在吐谷渾界唐在吐蕃界

安西四鎮節度使高仙芝僞與石國約和引兵

襲之虜其王及部眾以歸悉殺其老弱仙芝性貪掠得瑟瑟十餘

解張揖廣雅曰瑟瑟碧珠也

黃金五六囊馳其餘口馬雜貨稱是皆入其家

國王子扇誘諸國以覆仙芝之師張本

楊國忠德鮮于仲通薦爲劍南節度使仲

通性褊急失蠻夷心故事南詔常與妻子俱謁都督過雲南雲南

太守張虔陀皆私之又多所徵求南詔王閣羅鳳不應虔陀遣人  
習辱之仍密奏其罪閣羅鳳忿怒是歲發兵反攻陷雲南殺虔陀  
取夷州三十二夷州謂西南夷附  
化羅麻之州也

辛天寶十載春正月壬辰上朝獻太清宮癸巳朝享太廟甲午合

祭天地於南郊赦天下賜酺三日免天下今載地稅丁酉命李林  
甫遙領朔方節度使以戶部侍郎李暉知兩後事庚子楊氏五

宅夜遊

楊鈺及韓  
蒙秦爲五宅

與廣甯公主從者爭西市門

廣甯公主  
上女也

楊氏

奴揮鞭及公主衣公主墜馬駙馬程昌裔下扶之亦被數鞭公主  
泣訴於上上爲之杖殺楊氏奴明日免昌裔官不聽朝謁上命  
有司爲安祿山治第於親仁坊赦令但窮壯麗不限財力旣成具  
幄帘器皿亦音允物其中有帖白檀牀二皆長丈闊六尺本草圖  
經曰檀

香木如檀生南海 銀平脫屏風帳方丈六尺於廚殿之物皆飾以

金銀金飯器二銀淘盆

二淘盆所以淘米

皆受五斗織銀絲筐及箠篋各

一筐所以盛米箠篋所以盛金取食物

○箠音爪 它物稱是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

上每令中使爲祿山護役築第及造儲侍賜物常戒之曰胡眼大勿令笑我祿山入新第置酒乞降黑敕請宰相至第是日上欲於樓下擊毬遂爲罷戲命宰相赴之日遣諸楊與之選勝遊宴侑以黎園教坊樂上每食一物稍美或後苑校獵獲鮮禽輒遣中使走馬賜之絡繹於路甲辰祿山生日上及貴妃賜衣服寶器酒饌甚厚後三日召祿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爲襪祿山使宮人以綵輿昇之鼻音余上聞後宮歡笑問其故左右以貴妃三日洗祿兒對上自往觀之喜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

是祿山出入宮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

於外上亦不疑也

考異曰祿山事迹正月二十日祿山生日元宗及太真賜祿山器血衣服作日甚多後二日召

祿山入內貴妃以錦綉縛祿山令內人以探梨昇之宮中歡呼動地元宗使人問之報云貴妃與祿兒作三日洗兒元宗就觀之大悅因賜貴妃洗兒金銀錢物極歡而罷自是宮中皆呼祿山爲祿兒不禁其出入溫肅天寶亂離西幸記祿山諂約楊妃誓爲子母自執國以下次及諸王皆殺祿兒與之保據然宴上時開後宮三千合處喧笑畜偵則祿山聚在其內貴戚採雜未之前聞凡曰奴輩皆陷厚利或通宵禁掖繫押嬪嬙和士胡之出入臥內方此爲政蓋城侯之獲罪刑餘又奚足尚王仁裕天寶遺事云祿山常與妃子同食無所不至帝恐外人以酒毒之遂賜金牌子繫於臂上每有王公召宴欲沃以巨觥卽祿山以金牌示之云準赦戒酒取之

今略

庚戌大風陝郡運船失火燒米船二百餘艘死者五百人

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入朝獻所擒突騎施可汗吐蕃酋長石國王羯師王加仙芝開府儀同三司尋以仙芝爲河西節度使代安思順思順諷羣胡割耳勢面請置已制復雷思順於河西安祿



山求兼河東節度二月丙辰以河東節度使韓休珉爲左羽林將

軍以祿山代之戶部郎中吉溫見祿山有寵又附之約爲兄弟說

祿山曰李右相雖以時事親三兄祿山必不肖以兄爲相溫雖蒙

驅使終不得超擢兄若薦溫於上溫卽奏兄堪大任共排休甫出

之爲相必矣祿山悅其言數稱溫才於上上亦忘舊日之言言見

四會祿山領河東因奏溫爲節度副使知畱後以大理司直張通

儒爲畱後判官大理司直從六品上通儒帶司直而爲河東畱後

判官是後節鎮有帶六曹尚書有帶三省長官有

帶三公三師共爲亦率帶六品以下朝職謂之帶職黃琮曰外官

帶職有樞密有檢校憲衛自觀察御史至御史大夫檢校自國子

祭酒至三公唐河東事悉以委之是時楊國忠爲御史中丞方承

恩用事祿山登降毀階國忠常扶掖之祿山與王鉷俱爲大夫鉷

權任亞於李林甫祿山見林甫禮貌頗倨林甫陽以它事召王大

夫拱至趨拜甚謹祿山不覺自失容貌益恭林甫與祿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服祿山於公卿皆慢侮之獨憚林甫每見

雖盛冬常汗沾衣林甫乃引與坐於中書廳撫以溫言自解披袍

以覆之祿山忻荷言無不盡謂林甫爲十郎林甫第十既歸范陽劉駱

谷每自長安來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喜或但云語安大夫須

好檢校輒反手據牀曰噫嘻我死矣祿山既兼領三鎮賞刑已出

日益驕恣自以曩時不拜太子見上春秋高頗內懼又見武備廢

弛有輕中國之心孔目官嚴莊孔目官衛前吏職也唐世始有此名言凡使司之事一孔一目皆須

經由其掌書記高尙掌書記位判官下古記室參軍之任因爲之解圖讖勸之作亂

祿山養同羅奚契丹降者八千餘人謂之曳落河考異曰祿山事述云養爲己子

按養子必無八曳落河者胡言壯士也及家僮百餘人皆驍勇善

干之數今不取

戰一可當百又畜戰馬數萬匹多聚兵仗分遣商胡詣諸道販鬻  
歲輸珍貨數百萬私作緋紫袍魚袋以百萬計以高尚嚴莊張通  
儒及將軍孫孝哲爲腹心史思明安守忠李歸仁蔡希德牛廷玠  
向潤容李庭望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  
乾真阿史那承慶爲爪牙尙雍奴人雍奴天寶元年更名武清屬  
范陽郡此因舊縣名書之  
本名不危頗有辭學薄遊河朔方貧困不得志常歎曰高不危當

舉大事而死豈能草根求活邪祿山引澄幕府出入臥內尙典牋

秦莊治簿書通儒萬歲之子

張萬歲唐初章旆牧通儒必非其子  
或者其孫也否則別又有一張萬歲

孝哲契丹也承嗣世爲盧龍小校祿山以爲前鋒兵馬使治軍嚴

整嘗大雪祿山按行諸營至承嗣營寂若無人入閱士卒無一人

不在者祿山以是重之

夏四月壬午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

南詔蠻大敗於瀘南

瀘水之南也武后垂拱元年置長城縣屬牂州天寶初更名瀘南縣考異曰得國忠傳南

蠻賈子問羅鳳亡歸不獲帝怒欲討之因忠薦蘭州人鮮于仲通爲益州長史令帥精兵八萬討南蠻按南詔傳七年紫庭義死詔聞羅鳳襲雲南王不云嘗爲賈子亡歸也九年姚州自以張虔陀侵之故反時鮮于仲通已爲益州長史國忠傳與南詔傳相違新舊書皆如

時仲通將兵八萬分二道出戎州至曲州靖州

分爲二道

一道出戎州一道出瀘州也自戎州開邊縣西行七十里至曲州自瀘州西南行八百餘里渡瀘水曲州本隋之恭州古朱提之地武德八年更名曲州靖州隋屬瀘州南詔王閣羅鳳遣使謝罪請古夜郎地武德初分協州置靖州

還所俘掠城雲南而去

去年南詔攻陷雲南城必有夷毀處故請城之以謝罪

且曰今吐蕃

大兵壓境若不許我我將歸命吐蕃雲南非唐有也仲通不許因

其使進軍至西洱河與閣羅鳳戰軍大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

僅以身免楊國忠掩其敗狀仍敘其戰功

考異曰唐歷云令仲通白衣領節度事舊傳無

之按既掩敗敘功豈得復白衣領職

閣羅鳳斂戰尸築爲京觀遂北臣於吐蕃蠻語

謂弟爲鍾吐蕃命閣羅鳳爲贊普鍾虢曰東帝給以金印閣羅鳳

刻碑於國門言己不得已而叛唐且曰我世世事唐受其封爵後

世容復歸唐當指碑以示唐使者知我之叛非本心也

其後德宗  
之世異牟

尋卒復制大募兩京及河南北兵以擊南詔人聞雲南多瘴癘未

戰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應募楊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連枷送

詣軍所舊制百姓有勲者免征役時調兵旣多國忠奏先取高勲

於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振野 高仙芝之虜石

國王也石國王子逃詣諸胡具告仙芝欺幼貪暴之狀諸胡皆怒

潛引大食欲共攻四鎮仙芝聞之將蕃漢三萬眾擊大食深入七

百餘里至怛邏斯城與大食遇相持五日葛邏祿部眾叛與大食

夾攻唐軍仙芝大敗士卒死亡略盡所餘纔數千人右威衛將軍

李嗣業勸仙芝皆通道路阻隘拔注那部眾在前人畜塞路

唐汗那時

從仙芝嗣業前驅奮大槌擊之人馬俱斃仙芝乃得過將士相失

別將汧陽段秀實汧陽郡本隴州隴東部元年更聞嗣業之聲詬

郡名有汧陽縣益元魏所置

曰避敵先奔無勇也全已棄眾不仁也幸而得達獨無愧乎嗣業

執其手謝之爾拒追兵收散卒得俱免還至安西言於仙芝以秀

實兼都知兵馬使爲己判官秀實性至孝六歲母病水漿不入口

者七日病間乃呵食時號孝童及長沈厚能斷慨然有濟世意舉

明經其友輕之秀實曰搜章摘句不足以立功乃棄去從安西節

度使夫蒙靈營討護密有功授安西府別將八月乙卯廣陵大

風覆船數千艘丙辰府庫火燒兵器四十七萬安祿山將三道

兵六萬幽州平道以討契丹以奚騎二千爲鄉導過平盧千餘里

河東三道

至十護真水遇雨

自雄武軍東北渡磧河有古盧龍鎮有斗厓嶺自古盧龍北經九朔嶺受米城源洪監度石嶺

至奚王帳六百里又東北傍吐護真河五百里至奚契丹牙帳又出檀州燕樂縣東北一百八十五里至長城口又北八百里有吐護真河奚王牙帳也祿山引兵晝夜兼行三百餘里至契丹牙帳契丹大駭

時久雨弓弩筋膠皆弛大將何思德言於祿山曰吾兵雖多遠來

疲弊實不可用不如按甲息兵以臨之不過三日虜必降祿山怒

欲斬之思德請前驅效死思德貌類祿山虜爭擊殺之以爲已得

祿山勇氣增倍奚復叛與契丹合夾擊唐兵殺傷殆盡射祿山中

鞍折冠解失履獨與麾下二十騎走會夜追騎解得入師州

貞觀三年

以室京部落置師州治營州之盛陽師鎮

歸罪於左賢王哥解

哥解蓋自交順來降者

河東兵馬

使魚承仙而斬之平盧兵馬使史思明懼逃入山谷近二旬收散

卒得七百人平虜守將史定方將精兵二千救祿山契丹引去祿

山乃得免至平盧麾下皆亡不知所出史思明出見祿山祿山喜起執其手曰吾以汝死矣今得汝復何憂思明退謂人曰勳使早出已與哥解竝斬矣契丹圍師州祿山使思明擊卻之 冬十月壬子上幸華清宮 楊國忠使鮮于仲通表請己遙領劍南十一月丙午以國忠領劍南節度使

壬辰天巡十一載春正月丁亥上還宮 二月庚午命有司出粟帛及庫錢數十萬緡於兩市易惡錢先是江淮多惡錢貴戚大商往往以良錢一易惡錢五載入長安市井不勝其弊故李林甫奏請禁之官爲易取期一月不輸官者罪之於是商賈踴然不以爲便眾共遮揚國忠馬自言國忠爲之言於上乃更命非鉛錫所鑄及穿穴者皆聽用之如故 三月安祿山發蕃漢步騎二十萬擊契



丹欲以雪去秋之恥初突厥阿布思來降

事見上卷元年

上厚禮之賜姓

名李獻忠累遷朔方節度副使賜爵奉信王獻忠有才略不爲安

祿山下祿山恨之至是奏請獻忠帥同羅數萬騎與俱擊契丹獻

忠恐爲祿山所害白留後張暉請奏留不行暉不許獻忠乃帥所

部大掠倉庫叛歸漠北祿山遂頓兵不進 乙巳改吏部爲文部

兵部爲武部刑部爲憲部 戶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京兆尹王鉷

權寵日盛領二十餘使宅傍爲使院文案盈積吏求署一字累日

不得前中使賜賚不絕於門雖李林甫亦畏避之林甫子岫爲將

作監錡子準爲衛尉少卿俱供奉禁中準陵侮岫岫常下之然錡

事林甫謹林甫雖忌其寵不忍害也準嘗帥其徒過駙馬都尉王

繇

王繇同族

繇之子也 繇望應拜伏準挾彈命中於繇冠折其玉簪以爲戲

笑既而絲延準置酒絲所尚永穆公主上之愛女也爲準親執刀

匕

刀匕率夫之禮記杜賈曰賈也率夫也惟刀匕是其

準去或謂錄曰鼠雖挾其父勢君乃

使公主爲之具食有如上聞無乃非立絲曰上雖怒無害至於七

郎死生所繫不敢不爾銛弟戶部郎中鐸凶險不法召術士任海

川問我有王者之相否海川懼亡匿銛恐事泄捕得託以它事杖

殺之王府司馬韋會定安公主之子王絲之同產也

定安公主中宗女下嫁王

同故生絲又

話之私庭爲侍兒竊聽說于傭保或有憾于會者告

銛銛使長安尉賈季鄰收會繫獄縊殺之絲不敢言鐸所善邢綽

與龍武萬騎謀殺龍武將軍以其兵作亂殺李林甫陳希烈楊國

忠前期二日有告之者夏四月乙酉上臨朝以告狀而授銛使捕

之銛意鐸在綽所先使人召之日晏乃命賈季鄰等捕綽綽居金

城坊

金城坊朱雀街西第四街之北來第  
二坊漢顧城廟塋苑辰園皆在焉

季鄰等至門綽帥其黨

數十人持弓刀格鬪突出鉞與楊國忠引兵繼至綽黨曰勿傷大

夫下人

言勿傷鉞所部人  
也大夫稱鉞之官

國忠之謙密謂國忠曰賊有號不可戰

也

今人謂私記為號言賊  
私為記號以相識別也

綽鬪且走至皇城西南隅

京城之內有  
皇城皇城之

內有

會高力士引飛龍禁軍四百至

飛龍禁軍乘飛龍鞍馬者也  
武后置仗內六閑一曰飛龍

以中官為

擊斬綽捕其黨皆擒之國忠以狀白上曰鉞必預謀上

以鉞任遇深不應與同逆李林甫亦為之辯解上乃特命原鐸不

問然意欲鉞表請罪之使國忠諷之鉞不忍上怒會陳希烈極言

鉞大逆當誅戊子敕希烈與國忠鞠之仍以國忠兼京兆尹於是

任海川韋會等事皆發獄具鉞賜自盡鐸杖死於朝堂鉞子準偁

流嶺南尋殺之有司籍其第舍數日不能徧至以寶劍為并幹引

果激鬻號自雨亭其侈奢類如此鉞既誅賁佐莫敢窺其門獨采  
訪判官裴冕收其尸葬之初盧鉞以御史事韋堅爲判官堅被劾  
鉞發其私以結林甫素善張瑄及按楊慎矜獄則誣瑄至死既又  
諂事王鉞得爲開慶判官及鉞得罪鉞又妄謂人曰大夫以樛索  
馬五百匹我不與眾惡其反覆貶廬江長史無幾白豎見瑄如平  
生乃曰吾負公須臾立死 初李林甫以陳希烈易制引爲相政  
事常隨林甫左右 羅註謂林甫欲左則左欲右則右也 晚節遂與林甫爲敵林甫懼  
合李獻忠叛林甫乃請解朔方節制且薦河西節度使安思順自  
代庚子以思順爲朔方節度使 五月戊申慶王悰薨贈諡靖德  
太子 丙辰京兆尹楊國忠加御史大夫京畿關內采訪等使凡  
王鉞所綰使務悉歸國忠初李林甫以國忠微才且貴妃之族故

善遇之國忠與王錡俱爲中丞錡用林甫薦爲大夫故國忠不悅  
遂深探邢絳獄令引林甫交私錡兄弟及阿布思事狀陳希烈哥  
舒翰從而證之上由是疏林甫國忠貴震天下始與林甫爲仇敵  
矣 六月甲子楊國忠奏吐蕃兵六十萬救南詔劔南兵擊破之

於雲南克放陞州等三城

考與日實錄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劔南節度使楊國忠破吐蕃於雲南拔故

陞州等三城獻俘於朝唐歷國忠上言破吐蕃于雲南拔故洪州等三城按國忠時在長安蓋劔南破吐蕃以國忠領節制故使之上表獻俘耳時國忠已爲大捕虜六千三百以道遠飭壯者千餘夫云中丞誣也陞州從實錄

人及酋長降者獻之

秋八月己丑上復幸左藏賜羣臣帛癸巳

楊國忠奏有鳳皇見左藏庫屋出納判官魏仲犀言鳳集庫西通

訓門

九月阿布思入寇圍永清柵

永清柵亦曰永濟柵在中受降城之西二百里大向川

柵使張元軌拒卻之

冬十月戊寅上幸華清宮

己亥改通訓

門曰鳳集門魏仲犀遷殿中侍御史楊國忠屬吏率以鳳皇優得  
調南詔數寇邊蜀人請楊國忠赴鎮左僕射兼右相李林甫奏  
遣之國忠將行泣辭上言必爲林甫所害貴妃亦爲之請上謂國  
忠曰卿暫到蜀區處軍事朕屈指待卿還當入相林甫時已有疾  
憂懣不知所爲巫言一見上可小愈上欲就視之左右固諫上乃  
令林甫出庭中

林甫時益尉疾耶唐私第

上登降聖閣遙望以紅巾招慰之林

甫不能冀使人代拜國忠比至蜀上遣中使召還至昭應謁林甫  
拜於牀下林甫流涕謂曰林甫死矣公必爲相以後事與公國忠  
謝不敢當汗出覆面十一月丁卯林甫薨林甫無學術發言鄙陋  
聞者無不竊笑未遇時源乾曜子瓘嘗爲林甫求司門郎中乾曜  
曰郎官應得才望哥奴豈耶官材耶哥奴林甫小字也及際過後

上遣林甫與選選人殿迴判語用杖杜二字林甫不識杖字謂吏部侍郎韋陟曰此云杖杜何也陟俛首不敢言太常少卿姜度誕子林甫手慶之曰聞有弄塵之喜見者為之掩口與同僚聚議或言及公直之事則如癡醉之人未嘗問答或語及阿徇之事則響應如述上晚年自恃承平以為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如賢嫉能排抑勝己以保其位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寤也 庚申以楊國忠為右相兼文部尚書其判使竝如故判如判度支之類使謂諸使 國忠為人彊辯而慳躁無威儀既為相以天下為己任裁決機務果敢不疑居朝廷攝

袂扼腕公卿以下隨指氣使莫不震懼自侍御史至爲相凡領四十餘使臺省官有才行時名不爲己用者皆出之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國忠曰見之富貴立可圖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爲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國忠以司勳員外郎崔圓爲劍南留後徵魏郡太守吉溫爲御史中丞充京畿關內採訪等使魏郡魏州京畿關內先置兩採訪使今令溫兼充溫詣范陽辭安祿山魏郡屬河北道採訪使時祿山兼採訪使故溫往辭祿山令其子慶緒送至境爲溫控馬出驛十數步溫至長安凡朝廷動靜輒報祿山信宿而達 十

二月楊國忠欲收人望建議文部選人無問賢不肖選深者畱之

依資據闕注官

考異曰唐歷此敕在十月二十七日統紀在七月舊紀十二月甲戌國忠奏請兩京選人銓日便定

畱放無長名按國忠作相始兼文部尙書七月未也今從舊紀滯淹者翕然稱之國忠凡所施置



皆曲徇時人所欲故頗得眾譽 甲申以平盧兵馬使史思明兼

北平太守充盧龍軍使 丁亥上還宮 丁酉以安西行軍司馬

封常清爲安西四鎮節度使 哥舒翰素與安祿山安思順不協

上常和解之使爲兄弟是冬三人俱入朝上使高力士寘之於城

東祿山謂翰曰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類頗同何得不

相親翰曰古人云狐向窟嗥不祥爲其忘本故也兄苟見親翰敢

不盡心祿山以爲譏其胡也大怒罵翰曰突厥敢爾翰欲應之力

士曰翰翰乃止陽醉而散自是爲怨愈深 棣王琰有二孺人爭

寵 曲禮大夫之妻曰孺人注云孺之言屬正義曰孺 其一使巫替

符置琰履中以求媚琰與監院官者有隙 時諸皇子列宅禁 宦者

知之密奏琰祝詛上上使人掩其履而獲之大怒琰頓首謝臣實

不知有符上使鞠之果孺人所爲上猶疑琰知之囚於鷹狗坊絕

朝請憂憤而薨

故事兵吏部尙書知政事者

知政事則宰相之職

遷事悉

委侍郎以下三注三唱仍過門下省審自春及夏其事乃畢

唐制六品

以下赴選始集而試觀其書何已試而餘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而提已注而唱不厭者得反通其辭三唱而不厭者聽冬集厭者爲甲」于僕躬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黃門侍郎

省之侍中審之然後以聞主者受旨而奉行焉詭之奏受 及楊國忠以宰相領文部尙書欲自示精敏乃遣令史先於私第密定

名闕

諫天寶十二載春正月壬戌國忠召左相陳希烈及給事中諸司

長官皆集尙書都堂

尙書都堂尙書都省之堂也

唱注選人一日而畢曰今左

相給事中俱在座已過門下矣其閒資格差謬甚眾無敢言者於是門下不復過官侍郎但掌試判而已侍郎韋見素張倚趨走門

庭與主事無異

吏部主事四  
人吏職也

見素湊之子也

韋湊見二百十卷  
景宗景雲元年

兆尹鮮于仲通諷選人請爲國忠刻頌立於省門制仲通撰其辭

上爲改定數字仲通以金填之 楊國忠使人說安祿山誣李林

甫與阿布思謀反祿山使阿布思部落降者詣闕誣告林甫與阿

布思約爲父子上信之下吏按問林甫增諫議大夫楊齊宣懼爲

所累附國忠意證成之時林甫尙未葬二月癸未制削林甫官爵

子孫有官者除名流嶺南及黔中給隨身衣及糧食自餘貲產並

沒官近親及黨與坐貶者五十餘人剖林甫棺抉取含珠襪金紫

更以小棺如庶人禮葬之己亥賜陳希烈爵許國公楊國忠爵魏

國公賞其成林甫之獄也 夏五月己酉復以魏州隋後爲三恪

楊國忠欲攻李林甫之短也衛包以助耶貶夜郎尉

夜郎縣屬秦  
州貞觀十六

年開山 崔昌貶烏雷尉 烏雷縣帶陸州 阿布思爲回紇所破安祿山誘

其部落而降之由是祿山精兵天下莫及 壬辰以左武衛大將

軍何復光將嶺南五府兵 五府廣桂邕容交 擊南詔 安祿山以李林甫

狡猾踰己故畏服之及楊國忠爲相祿山視之蔑如也由是有隙

國忠屢言祿山反狀上不聽隴右節度使哥舒翰擊吐蕃拔洪濟

大漠門等城悉收九曲部落 吐蕃得九曲地見二百十卷睿宗景靈元年廓州西南百四十里有洪濟

橋 楊國忠欲厚結翰共排安祿山奏以翰兼河西節度使秋八月

戊戌賜翰爵西平郡王翰表侍御史裴冕爲河西行軍司馬是時

中國盛疆自安遠門西盡唐境萬二千里 長安城西而北來第一門曰安遠門本隋之開

遠門也西盡唐境萬二千里併西域內屬諸國言之閩閩相望桑麻騎野天下稱富庶者無

如隴右翰每遣使入奏常乘白橐駝日馳五百里 京師霖雨命

中書門下慮囚 九月甲辰以突騎施黑姓可汗登里伊羅密施

爲突騎施可汗 北庭都護程千里追阿布思至磧西以書諭葛

邏祿使相應阿布思窮迫歸葛邏祿葛邏祿葉護執之并其妻子

麾下數千人送之甲寅加葛邏祿葉護頓毗伽開府儀同三司賜

爵金山王 冬十月戊寅上幸華清宮

考異曰舊紀唐歷皆作戊申按長曆是月無戊申今

從實錄然貞錄在辛巳後蓋誤 楊國忠與虢國夫人居第相鄰晝夜往來無復期

度每入朝竝轡聯鑣不施障幕或揮鞭走馬以相調笑道路爲之

掩目三夫人將從車駕幸華清宮會於國忠第車駕僕從充溢數

坊錦繡珠玉鮮華奪目國忠謂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

未知稅駕之所然念終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極樂耳楊氏五家家

各爲一隊除各爲一色衣以相別五家合隊燦若雲錦國忠仍以

劔南旌節引於其前而遺錫馬瑟瑟璣珠狼籍於道香閨數十  
用國忠子暄舉明經學業荒陋不及格禮部侍郎達奚珣畏國忠  
權勢遣其子昭麻尉撫先白之撫伺國忠入朝上馬趨至馬下國  
忠意其子必中選有喜色撫曰大人白相公耶君所試不中程式  
然亦未敢落也國忠怒曰我子何患不富貴乃令鼠輩相賣策馬  
不顧而去撫惶遽書白其父曰彼恃挾貴勢令人慘嗟安可復與  
論曲直遂置暄上第及暄爲戶部侍郎珣始自禮部遷吏部暄與  
所親言猶歎己之淹回珣之迅疾國忠旣居要地中外餽遺輻湊  
積羨至三千萬匹 上在華清宮欲夜出遊龍武大將軍陳元禮  
諫曰宮外卽曠野安可不備不虞陛下必欲夜遊請歸城闕上爲  
之引還 是歲安西節度使封常清擊大勃律至賀魯勞城前鋒

屢捷常清樂勝逐之斥候府果殺段秀實諫曰虜兵羸而屢北誘我也請搜左右山林常清從之果獲伏兵遂大破之受降而還

中書舍人宋昱知選事前進士廣平劉迺以選法未善

廣平郡本涪州武安

郡天寶元年更名

上書於昱以爲禹稷卑陶同居舜朝猶曰載采有九德

考績以九載

書皋陶曰亦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

而殺有而溫鰥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彰厥有常吉哉又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三考九載也

近代主司察

嘗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間何古今遲速不侔之甚哉借使周公孔子今處銓廷考其辭華則不及徐庾觀其利口則不若喬

夫

喬夫事見十四年漢文帝三年

何暇論聖賢之事業乎

初姚州都督李蒙之

討南蠻也

事見二百十年卷開元元年

郭元振之從姪仲翔在蒙幕府行至蜀遂

州方義尉河北吳保安以書干仲翔求爲蒙記室仲翔乃薦之於

蒙蒙卽召而用之而仲翔實未識保安也保安未至姚鬻寇轉逼蒙戰死仲翔被虜鬻夷利漢財物其陷沒人口皆通音耗令其家贖之人三十匹以仲翔爲宰相子責絹千端保安至姚知仲翔已沒于鬻乃遣人訪仲翔消息仲翔乃於鬻中致書保安求通信于元振來贖會元振已貶死保安莫能爲計乃傾其家費得絹二百匹因往往涪州十年不歸經營財物前後得絹七百匹數猶未足保安素貧妻子猶在遂州飢寒不立其妻乃牽弱子駕一驢自往瀘南求保安中途糧盡不能自進因哭於路左哀感行人時姚州都督楊安居乘驛赴郡見而問之其妻曰妾夫遂州方義尉吳保安以友人沒蕃丐而往贖因往姚州棄妾母子十年不通音問妾今貧苦往尋吾夫糧乏路長是以悲泣安居大奇之乃贈錢數千



給藥令進安居遂馳至郡求保安相見執手升堂而拜曰吾每讀  
古人書見古人事不謂今日親見古人何朋友情深妻子意淺也  
吾今初到無以助公且于庫中假官絹四百匹濟公行義保安喜  
乃取其絹并己所積首令蠻信持往贖仲翔向二百日仲翔乃得  
歸初仲翔之沒也賜纒會爲奴其主愛之飲食與等經歲仲翔逃  
而北走追得之轉賣於南洞洞主嚴惡得仲翔苦役之鞭笞甚毒  
仲翔又逃去又追得之更賣于他洞洞又更南號曰菩薩蠻惡其  
善逃乃取兩板各長數尺釘于仲翔足底每有役使常帶板而行  
夜則納地盤中如是七年乃得歸無復人形矣與保安相見相抱  
而哭蓋始相識面也仲翔由是歸家辭親已十五年矣入朝累官  
代州戶曹參軍母亡行服既畢乃仰天而哭曰吾賴吳公見贖故

能拜職養親今親沒服除可以行吾志矣乃行求保安而保安自  
方義尉選授眉州彭山丞仲翔遂至蜀訪之保安夫婦皆已卒惟  
有一子貧不能歸仲翔乃制服執杖慟哭祭焚發殯出骨每節皆  
墨記之盛於練囊又出其妻之骨貯于竹籠徒跣負之行數千里  
至魏郡以家財二十萬葬之刻石頌德廬於墓側行服三年旣而  
爲嵐州長史攜保安之子之官娶妻恩養視如親弟至是詣闕上  
表以官讓之時人莫不感歎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十六

元宗天寶十二年

三

臣等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十六